

海門吳隱亭考繁編纂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九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肺癰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欬吐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

喻嘉言曰兩手寸口之脈原為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虛數實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項之遍地者為肺痿言欬而口中不乾燥也若欬而口中燥辟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欬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隱然言表

徐忠可曰此言肺痿肺癰一出於熱但肺痿者氣痿而不振乃無形之氣病其成以漸與肺癰之邪入血分致有形血脈壅而不通其源由風者不同也故謂胸中為肺之府熱在上焦則肺為熱燥而欬所謂因熱而欬因欬而為肺痿也然亦有

久效而不為肺痿者。則知痿非無因。故曰或從汗出。是津脫也。或從嘔吐。是液傷也。或從消渴。是心火耗其陰也。或腸枯便秘。強利求快。是脾津因下而亡也。總屬燥熱亡陰邊事。乃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而肺乃痿矣。惟其因熱。所以寸口脈數。寸口雖當以右寸為主。然兩手脈皆屬肺。則數當不止於右手而已。數脈為熱。熱宜口乾。乃效則濁唾涎沫。似乎相反。不知肺唯無病。故能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痿則痺而不用。飲食之水氣上輸者。不能收攝而運化。則為濁沫而出諸口矣。故曰此為肺痿之病。因熱而失其清肅不用也。若口中辟辟燥。是內有實邪也。效則隱痛。是肺有所傷也。更脈滑。是邪實不虛也。其為肺癰無疑。甚則效吐膿血矣。唯其皆屬於熱。故脈皆數。但虛實不同。故曰虛為肺痿。實為肺癰。沈明宗曰。此肺痿肺癰之辨也。心居上。腎水不足。心火刑金。為熱在上。焦。肺陰日消。氣逆則效。故致肺痿。然本經明其治病之因。或從病後陰虛。過汗傷液。嘔吐傷津。消渴血虛。津竭。或利小便。便數而傷陰。或大便難。反被快藥下利。而重亡津液。以致肺金枯燥。虛熱薰蒸。故寸口脈數。其人效嗽。氣弱不振。津液不佈。化為濁唾涎沫。而成肺痿。若口中辟辟燥。效即胸中隱隱痛者。乃風寒侵入肺中。凝滯營血。為癰。故脈滑數。而效唾膿血。因無形虛熱致痿。故脈數虛。因有形氣血凝滯成癰。故脈數實。此明肺癰屬實。肺痿屬虛也。

○魏念庭曰肺痿肺癰者熱在上焦之病也。熱有虛實。虛熱無形。相火之屬也。實熱有物。君火之類也。相火上升。邪害空竅。其咳嗽上氣為虛勞吐血。骨蒸發熱。消渴盜汗等證。君火上炎。邪薰肺臟。其效嗽上氣為肺痿。肺癰二證。然相火上升。由於腎水竭。心火上炎。由於胃津亡。皆陰不足而陽有餘之證。而虛實因是亦分矣。汗出。胃津自外泄也。嘔吐。胃津自上越也。消渴而小便利。數。胃津已耗。故渴。而又自小便。輸也。大便難。又被快藥下利。胃津已乾。故便難。而反下之。又自大便竭也。凡此皆胃津之所以亡。而上焦之所以熱。肺之所以痿也。診之寸口脈數。寸口上以候上也。數熱在上焦也。其人效熱。上則氣上。氣上衝肺。逆而效作也。口中反有濁唾涎沫。熱上而熏肺。則口乾唾黏。肺氣不清。則涎濁且氣必臭。言反者。效却無痰涎吐出。而唾反濁黏。知肺中津乾火熾。不久焦枯之兆也。故曰此肺痿之病也。痿者失其金氣之方。剛將從於柔曲之火化。而肺葉定乾枯焦痿矣。若口中辟辟燥。效則並無濁唾涎沫也。蓋肺癰之痰涎膿血。俱在肺臟內蘊蓄結聚。故口中反乾燥。而但辟辟作空響燥效而已。即胸中隱隱痛。肺中實而有物。不同於肺痿之金藏空虛也。脈反滑數。數為熱而滑即大也。即肺中結聚之痰血也。得此脈證。知非肺痿。而乃肺癰也。肺癰必效唾膿血。殆癰已成。而難於救藥之徵也。仲景尤恐肺痿為肺癰。無以辨之。仍為明其診法以辨之。曰有脈數者。熱在上焦也。數而虛為數。

而不滑者言也。此肺痿也。數而實為數，而滑大者言也。此肺癰也。肺受火尅，一虛一實之分。闕不容主治者虛而誤下之實，而誤吐之也。下之益亡其津，吐之益壅其氣也。且不容以治痿者，治癰以治癰者，治痿也。以治痿治癰，則滋陰養肺，適以長其膿血，以治癰治痿，而滌濁除邪，適以亡其津液。此乃不可不辨之甚詳，而更不可不理之貴預者矣。

黃坤載曰：熱在上焦者，因欬嗽而為肺痿之病。由於津亡而金燥也。溯其由來，或從汗出而津亡於表，或從嘔吐而津亡於裏，或從消渴便數而津亡於前，或從胃燥便難，津液原虧，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而津亡於後，故得之也。寸脈虛數，欬而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此為肺痿。若口中辟辟然乾燥，欬即胸中隱隱作痛，脈數而無膿，肺癰因於溼熱，故脈實而有膿也。蓋痿者痿，粟而不振也。人之所以精神爽健者，肺氣清也。肺熱而金燥，則氣耗而體倦，是以痿靡而廢弛也。素問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着則生痿，變也。肺者藏之長也。心之益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肺痿。此之謂也。五藏各有痿，而五藏之痿，則以肺為根。緣肺主氣而化生津液，所以浸灌五藏，五藏之氣皆受於肺。氣耗而津枯，五藏失滋，是以痿也。五藏之痿，

因於肺熱而肺熱之由則又原於陽明之燥。故治痿獨取陽明。陽明雖化氣於燥金而燥金實受氣於陽明以金生於土故也。

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吳謙曰脈微之三微字當

是三浮字始與文氣相屬當改之

喻嘉言曰肺癰之脈既云滑數此復云微數者非脈之有不同也滑數者已成之脈微數者初起之因也初起以左右三部脈微知其衛中於風而自汗左右三部脈數知為營吸其熱而畏寒然風初入衛尚隨呼氣而出不能深入所傷者不過在於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由所合以漸舍肺俞而欬唾振寒茲時從外入者從外出之易易也若夫熱過於營即隨吸氣深入不出而傷其血脈矣衛中之風得營中之熱留戀固結於肺葉之間乃致血為凝滯以漸結為癰膿是則有形之敗濁必從瀉肺之法而下驅之若得其毒隨驅下移入胃入腹入腸再一驅即盡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聽其膿成而致肺葉腐敗耶。

魏念庭曰此言肺癰又有脈數而不滑大却微而數者是又肺癰之一診也微則

氣本虛邪易襲而氣易鬱。故微則汗出。數則熱內盛。腠易開而風易入。故數則惡寒也。風中於衛則陽鬱於表而肺氣壅盛。呼氣而津液之隨氣上升者不能輸注於肺。久而不治而熱過於營矣。營熱則凡一身之血無不熱而熱必上炎。肺又先受其薰灼矣。人身之吸氣為陰。一身之氣隨吸而下降。今肺中既有風邪閉鬱其表。又邪熱薰灼其裏。雖吸而肺中之邪不隨下降之氣而泄矣。然則不入者津液不入也。不出者風熱不出也。於是風在表傷皮毛。熱在裏傷血脈。風本在表而肺為皮毛之主。又為皮毛之合。風邪內舍於肺。則陽邪上逆。其人必欬而喘滿。陽邪耗津。必口乾咽燥。陽邪在表。故時時振寒。至於不渴而多唾濁沫者。則陽邪鬱閉而痰血搏聚之機也。熱已在裏而肺為太陰之司。又處諸陰之極。熱邪上尅於肺。則陰藏內擾。血為之凝滯。熱邪留停。則蓄結為癰。熱邪久灼。則癰化為膿。至於吐如米粥者。則熱邪腐敗而肺葉糜爛之徵也。此證在初萌之時。務清其熱邪。下其結聚。猶可保全。如膿已大成。肺已腐爛。尚有何術可另為換置一藏乎。此所以大之以死也。

尤在涇曰。此原肺癰之由。為風熱蓄結不解也。凡言風脈多浮或緩。此云微者。風入營而增熱。故脈不浮而反微。且與數俱見也。微則汗出者。氣傷於熱也。數則惡寒者。陰反在外也。呼氣不入者。氣得風而浮。利出而艱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熱

而壅氣亦為之不伸也。肺熱而壅，故口乾而喘滿。熱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熱迫，而反從熱化為多唾濁沫。熱盛於裏，而外反無氣，為時時振寒。由是熱蓄不解，血凝不通，而癰膿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證。至浸淫不已，肺葉腐敗，則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喻嘉言曰：上氣之促，至於面目浮腫肩息者，是其肺氣壅逼，上而不下，加以其脈浮大，氣方外出，無法可令內還而下趨，故云不治。加利則上下交爭，更何以堪之。故曰尤甚。

徐忠可曰：此言肺癰之證。元氣憊者為難治也。謂肺癰由風，則風性上行，必先上氣。若兼面浮腫肩息，氣升不降也。又脈浮大，元氣不能復斂，則補既不可，汗又不可。况內外皆逆，氣非風之比，可盡汗泄乎。故云不治。加利則陽從上脫，陰從下脫，故曰尤甚。

周禹載曰：肺為氣之總司，主呼吸者也。今云上氣面浮腫，至於肩息，是其肺氣壅逆，而肩為動搖矣。蓋肺之所畏者火也。設中焦邪實，阻其升降，而炎上之性有加，無已則所呼之氣邪，有以助之，而所吸之氣不復下達，遂使出入肩息矣。加以脈浮大火勢方張，本體既衰，而邪削更甚。又何法可令其內還而下趨乎。故不治也。

然猶有可圖者。庶幾中土尚培。生氣未絕耳。若加利則中土已竭為尤甚。

魏念庭曰。上氣而面浮腫。陽衰於中。而氣散於上也。肩息者。氣元已剝。浮游之氣。吸呼於胸膈之上。所謂息貴也。診之脈浮大。俱為上盛下絕。陰陽離脫之兆。其不治也。固宜加以下利。陰又下泄。陽必上越。其死尤速也。

唐容川曰。此是較論上氣而非肺癰者也。師意以為肺癰肺痿無不上氣。而亦有非肺癰肺痿獨見上氣之證者。總之上氣而浮腫肩息脈浮大者。不但肺不制。兼之腎氣脫為不治也。又加下利。脾腎皆脫為尤甚矣。此明上氣證又與癰痿之上氣有別也。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喻嘉言曰。肺脹而發其汗者。即內經開鬼門之法。一汗而令風邪先泄於肌表。水

無風戰。自順趨而從下出也。故曰發汗則愈。

魏念庭曰。上氣喘而躁者。此外感風邪。內積水氣也。外風鬱於表而氣不舒。故喘

內水衝於心而氣不下。故躁。肺亦因之脹滿。則胸膈可知。是風邪變熱。挾水溼上。逆之證也。法當發其汗以治表。風邪解散而表不鬱。則氣舒不喘矣。汗出溼邪必隨風邪俱解。而裏不衝矣。且氣順躁止。而肺亦不脹矣。故曰發汗則愈。

尤在涇曰。上氣喘躁者。水性潤下。風性上行。水為風激。氣湊於肺。故曰欲作風水。

發汗令風去則水復其潤下之性矣故愈

黃坤載曰。欬嗽上氣喘而躁者。此為肺脹而氣阻也。氣為水母。此欲作風水。以風中皮毛。遏閉肺氣。不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發汗以泄其皮毛而消肺脹。則愈矣。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溺。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喻嘉言曰。肺熱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小便必赤濇而不能多。若肺痿之候。但吐涎沫而不欬。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何其與本病相反耶。必其人上虛不能制下。以故小便無所收攝耳。此為肺中冷。陰氣上竊。侮其陽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澁二之證。更當消息之矣。

尤在涇曰。此舉肺痿之屬虛冷者。以見病變之不同。蓋肺為嬌藏。熱則氣燥。故不用而痿。冷則氣濕。故亦不用而痿也。遺尿小便數者。肺金不用而氣化無權。斯膀胱無制而津液不藏也。頭眩多涎唾者。經云。上虛則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乾薑。甘辛合用。為溫肺復氣之劑。服後病不多去。而反加渴者。則屬消渴。金鑑曰。欬而不吐涎沫者。肺燥欬也。欬而吐涎沫者。肺熱欬也。若似肺痿之吐涎沫而不欬者。此為肺中有冷飲。非為肺中成熱痿也。肺中冷。其人必不渴。遺尿小

便數頭眩多涎唾。所以然者。以上焦陽虛不能約制下焦陰水。下焦之水泛上而吐涎沫。用甘草乾薑湯以溫散肺之寒飲也。如服湯已渴者屬消渴。謂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不但非肺中熱。亦非肺中冷。乃胃中熱也。則不當以屬肺中冷寒飲治之。當以屬胃中熱消渴治之也。

唐容川曰。此言肺痿之證。自當吐涎沫。然必見欬渴不遺尿。目不眩。乃為肺痿證也。若吐涎沫而不欬。又不渴。必遺濁小便數。以肺陽虛不能制下。此為肺中冷。不當作肺痿治矣。必眩多涎唾。宜甘草乾薑湯以溫肺。若作痿證而用清潤。則反誤矣。或服湯渴者。又為飲一澀二之下消證。亦非肺痿也。層層繳轉。以辨其非肺痿。而仲師辨肺痿之真面盡見矣。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兩四

乾薑

兩二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考槃按

肺中虛冷而以甘草助脾氣。乾薑溫胃陽者。虛則補母之義也。

效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喻嘉言曰。上氣而作水雞聲。乃是痰礙其氣。氣觸其痰。風寒入肺之一驗耳。發表下氣潤燥開痰四法萃於一方。用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證定藥之一法也。

魏念庭曰。欬而上氣。氣鬱而格逆也。喉中水雞聲。氣格逆則聲阻滯也。以射干為君。崑散胸中逆氣。佐以麻黃薑辛。以散表鬱。紫冬五味。以收潤肺氣。半夏開鬱。大棗補中。一方而解表潤裏。邪去而正氣行。結開而津液復矣。

尤在涇曰。欬而上氣。肺有邪則氣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飲上入喉間。為呼吸之氣所激。則作聲如水雞。射干紫冬降逆氣。麻黃薑辛發邪氣。半夏消飲氣。而以大棗安中。五味斂肺。恐劫散之藥。并傷及其正氣也。

金鑑曰。欬逆上氣。謂欬則氣上衝逆也。上條發明不欬而吐涎沫者。非為肺痿。是為肺冷也。此條發明欬而不吐涎沫者。亦非肺痿。亦為肺冷也。上條以不渴小便數多唾涎沫為肺中冷。故以乾薑佐甘草。是以溫中為主也。此條以氣上逆喉中。有水雞聲。為肺經寒。故以生薑佐麻黃。是以散外為主也。病同冷飲。而有在外在內之別。方同辛溫。而有主溫主散之異也。水雞聲者。謂水與氣相觸之聲。在喉中連連不絕也。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

十三枚
兩氣味苦寒

法三

麻黃

四兩

生薑

四兩

細辛

三兩

紫苑

三兩

欬

兩氣

款

射干

兩氣味苦寒

法三

麻黃

四兩

生薑

四兩

細辛

三兩

紫苑

三兩

欬

兩氣

款

右丸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冬花

三兩氣味辛溫

五味子

半升氣味酸溫

半夏

一大者八枚

法半升

大棗

七枚

款

分溫

三服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程雲來曰。內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射干紫苑之苦。所以泄逆氣也。以辛瀉之。麻黃生薑細辛半夏款冬花之辛。所以瀉風邪也。以酸收之。以酸補之。五味子之酸。以補不足。虛則補其母。大棗之甘。所以補其母也。

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程雲來曰。濁唾壅塞於肺。則不得卧。故時時吐濁也。皂莢味辛鹹。辛能散。鹹能奠。宣壅導滯。利竅消風。莫過於此。故欬逆上氣時時唾濁。坐不得卧者。宜之。然藥性慄悍。故佐棗膏之甘。以緩其藥勢也。

徐忠可曰。此比水雞聲乃欬而上氣中之逆甚者也。至不得眠。非唯壅且加閉矣。故以皂莢一味開之。合棗膏安胃。以待既開之後。另酌保肺之藥也。

周禹載曰。欬逆上氣是濁邪上干。清虛之位。反為濁陰所據。故雖時時吐而濁不為唾減也。皂莢性能驅濁。其刺又能攻堅。且得直達患處。用意神巧。誠不可思議者矣。

魏念庭曰。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於喉中水雞聲。而肺癰之證將成矣。是上焦有熱。痰血包裹結聚成患。不可不急為宣通。其結聚而後可津液徐生。枯乾獲潤也。皂莢驅風理痺。正為其有除痰滌垢之能也。用丸俾徐徐潤化。自上而下。而上部方清。若用湯直瀉無餘。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

尤在涇曰濁濁痰也時時吐濁者肺中之痰隨上氣而時出也然痰雖出而滿不減則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勢不迅而掃之不去也皂莢味辛入肺除痰之力最猛飲以棗膏安其正也

皂莢丸方

皂莢

八兩刮去皮酥炙
氣味辛鹹溫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喻嘉言曰火熱之毒結聚於肺表之溫之曾不少應堅而不可攻者用此丸巨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吞適得所如棘鍼徧刺四面環攻如是多日庶幾無堅不入聿成蕩洗之功不可以藥之微賤而少之也

張路玉曰皂莢辛鹹力專去風拔毒通竅利關破積攻堅之峻藥酥炙蜜丸潤其燥烈服用棗膏和湯通達脾津然惟肥盛之人肥痰支塞於竅絡者為宜若元氣瘠薄之人難勝搜剔者未可輕試

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徐忠可曰欬而脈浮則表邪居多但此非在經之表乃邪在肺家氣分之表也故於小青龍去桂芍草三味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以輯心火而安胃若欬而脈沉則裏邪居多但此非在腹之裏乃邪在肺家營分之裏也故以澤漆

下水為君。且邪在營。澤漆兼能破血也。紫苑能保肺。白前能開結。桂枝能行陽散邪。故以為佐。若餘藥即小柴胡去柴胡大棗。和解其膈氣而已。

尤在涇曰。此不詳見證。而但以脈之浮沉為辨。而異其治。按厚朴麻黃湯與小青龍加石膏湯大同。則散邪蠲飲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溫亦能助表。小麥甘平。則同五味斂安正氣者也。澤漆湯以澤漆為主。而以白前黃芩半夏佐之。則下氣之力較猛。雖生薑桂枝之辛。亦祇為下氣降逆之用而已。不能發表也。仲景之意。蓋以效皆肺邪。而脈浮者氣多居表。故驅之使從外出為易。脈沉者氣多居裏。故驅之使從下出為易。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黃坤載曰。效而脈浮者。其病在上。是表邪外束。裏邪上逆。肺金鬱格而不降也。麻黃發表而散寒。石膏小麥清金而潤燥。朴杏半夏薑辛五味破壅而降逆也。效而脈沉者。其病在下。是水邪上泛。相火壅阻。肺金傷尅而不歸也。人參甘草補中而培土。生薑半夏降逆而驅濁。紫參白前清金而破壅。桂枝黃芩疏木而泄火。澤漆決痰而泄水也。

○唐容川曰。此節不詳見證。非畧之也。因此篇以肺痿肺癰為主。本節一效字。蓋謂此與痿癰之效無異。獨其脈與痿癰之脈不同。而見浮脈者。則為外寒。見沉脈者。則為內飲。主用麻黃澤漆湯。均不得誤作痿癰治法也。合痿癰之效與痿癰之脈。

觀之實為精詳。讀仲景書者，何可死於句下。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五兩

麻黃四兩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石膏如雞子大一枚

乾薑二兩

細辛二兩

小麥升

五味子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滓去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欬而脈浮，則外邪居多。全以外散為主。用法即於小青龍湯中去桂枝。芍藥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麥，仍從肺病起見，以故桂枝之熱，芍藥之收，甘草之緩，際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引入胃中，助其升發之氣，一舉而表解脈和。於以置力於本病，然後破竹之勢可成耳。一經裁酌，直若使小青龍載肺病騰空而去，神哉快哉。

李文曰：欬者，水寒射肺也。脈浮者，停水而又挾風以鼓之也。麻黃去風散肺逆，與半夏薑辛五味石膏同用，為解表行水之劑也。然土能制水，而地道壅塞，則水亦不行，故用厚朴疎敦草之土，使脾氣健運，而水自下泄矣。杏仁下氣去逆，小麥入心經能通大氣，以火能生土助脾，而共成決水之功也。

陳靈石曰：欬而脈浮者，內有飲而表有邪也。表邪激動內飲，飲氣上凌，則心肺之陽為之蒙。故用厚朴麻黃湯宣上焦之陽，降逆上之飲。方中厚朴寬胸開胃，杏仁

通泄肺氣助麻黃解表出邪乾薑五味半夏細辛化痰滌飲小麥保護心君然表邪得辛溫而可散內飲非質重而難平故用石膏之質重者降天氣而行治節使水飲得就下之性而無上逆之患也尤妙先煮小麥補心養液領諸藥上行下出為攘外安內之良圖可知仲師之方真無微不至矣唐客川曰石膏反佐領熱藥寒飲之人每有浮熱故用此清之使水與火不相激也註為降天氣而行治節理似而實非也

澤漆湯方

澤漆三升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氣味苦微寒

紫參五兩氣味苦寒○一本作紫苑

半夏半升

白前五兩氣味

品 桂枝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桂枝三兩

甘草三兩

生薑五兩

右九味以咀納澤漆湯中煮取五升去滓溫服五合至夜盡

張路玉曰欬而脈沉邪在營分熱過於營吸而不出其血必結血結則痰氣必為外裹故用澤漆之破血為君加以生薑半夏之開痰紫苑白前之下氣黃芩之清熱桂枝之和營人參甘草匡助胃氣以行藥力俾壘一空元氣不損製方之妙若此得不以之為法耶

李文曰脈沉為水以澤漆為君者因其功專於消痰行水也水性陰寒桂枝行陽氣以導之然所以停水者以脾土衰不能制水肺氣逆不能通調水道故用人參紫參白前甘草補脾順肺同為制水利水之方也黃芩苦以泄之薑夏辛以散之

也

魏念庭曰。欬而脈沉。裏熱病也。必素日形寒飲冷。傷其肺藏。變熱入裏。耗其正津。痰其痰血。而欲成癰也。主之以澤漆。大戟苗也。較大戟寒性雖減。而破瘀清熱利水降氣有同性也。但性緩於大戟。故宜於上部用。佐以半夏開之。黃芩泄之。白前紫參潤之。生薑桂枝升散之。人參甘草補益之。煮取五升。至夜服盡。可謂預治肺癰稍從急治者矣。

陳靈石曰。欬而脈沉。裏不和也。裏氣不和。由於天氣不降。水道不通。以致內飲上逆。而為欬矣。用澤漆湯者。君澤漆壯腎陰。鎮水逆。佐以紫苑白前開肺氣。散結氣。以達陽氣。又以半夏黃芩分陰陽。安胃氣。以降逆氣。併和裏氣。生薑桂枝調營衛。運陽氣。併行飲氣。人參甘草奠中土。交陰陽。以和之。猶治水者。先修堤岸。以杜其氾濫之患也。先者澤漆者。取其氣味濃厚。領諸藥入腎氣。使其吸引有權。則能通腑以神其妙用焉。

林禮豐曰。欬而脈沉者。病在太陽之裏。少陰之表也。蓋太陽主皮毛。邪傷皮毛。必干於肺。肺傷則不能生水。而少陰之樞逆於下。故立此方。君以澤漆者。以其氣味苦寒。壯腎陰利水而止欬也。復用白前宣肺氣。黃芩泄肺熱。人參補肺虛。甘草安脾氣。紫苑開結氣。桂枝化膀胱。半夏降逆。生薑滌飲。則肺邪可驅。肺虛可補。腎陰

可壯州都可達矣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麥門冬湯主之

魏念庭曰火逆上氣挾熱氣衝也咽喉不利肺燥津乾也主之以大棗生津潤燥佐以半夏開其結聚人參甘草粳米大棗概施補益於胃土以資肺金之助是為肺虛有熱津短者立法也亦所以預救乎肺虛而有熱之痿也

尤在涇曰火熱挾飲致逆為上氣為咽喉不利與表裏挾飲上逆者懸殊矣故以麥冬之寒治火逆半夏之辛治飲氣人參甘草之甘以補益中氣蓋從外來者其氣多實故以攻發為急從内生者其氣多虛則以補養為主也

黃坤載曰土虛胃逆相火不降刑剋辛金肺氣逆衝上竅壅塞故火逆上氣咽喉不利參梗甘棗補中而化氣麥冬半夏清金而降逆也

唐容川曰此又以火逆上氣者較論謂不但上數節有水飲上氣之證與痿癱之上氣者相似並有火逆上氣者亦相似也然不效吐涎沫是又不同宜麥冬湯勿錯以痿癱法治之也若下節肺癰之喘與此又不同矣文法前後較論讀者須知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升七

半夏升一

人參兩二

甘草兩二

粳米合三

大棗枚十二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喻嘉言曰。此胃中津液枯燥。虛火上炎之證。麥門冬湯乃治本之良法也。夫用救火之藥而火反升。用寒涼之藥而熱轉熾者。不惟無益而反害之。凡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胃氣者肺之母氣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謂肺藉其清涼。知清涼為肺之母也。有貝母之名者。謂肺藉其豁痰。實豁痰為肺之母也。然屢施於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之證。而屢不應。名不稱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於麥冬人參甘棗粳米。大補中氣。大生津液。隊中增入半夏之辛溫一味。其利咽下氣。非半夏之功。實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奇矣。

陳脩園曰。此證絕無外邪。亦無欬嘔。故用人參。否則人參必不可姑試也。

唐容川曰。參。麥。甘。棗。四味。大建中氣。大生津液。胃津上輸於肺。肺清而火自平。肺調而氣自順。然未逆未上之火氣。此固足以安之而已。逆已上之火氣。又不可任其遲留也。故君麥冬以清火。佐半夏以利氣。火氣降則津液愈生。津液生而火氣自降。又並行而不悖也。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比前上氣不得卧。眠乃因肺有癰膿。封住肺氣。卧不着也。故以葶藶泄其肺竅。下其敗濁。大棗安胃以行之也。

尤在涇曰。肺癰喘不得卧。肺氣被迫亦已甚矣。故須峻藥頓服以逐其邪。葶藶苦

寒入肺泄氣閉加大棗甘溫以和藥丸亦猶皂莢丸之飲以棗膏也

○唐容川曰此言肺癰始萌在將成未成之初邪氣盡壅於肺喘不得卧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熱令色黃也 大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趙以德曰此治肺癰喫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何待恐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惟血結而膿未成當急以瀉肺之法奪之况喘不得卧不云甚乎

魏念庭曰喘不得卧是肺癰已成葶藶大寒破堅逐邪通利水道下伏留熱氣以之為君復恐太快利傷氣傷津佐之以大棗蓋為肺癰急治至切當也

○金鑑曰肺癰者謂口中辟辟乾燥胸中隱隱作痛脈數實也更加喘不得卧是邪壅肺甚急故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大苦大寒峻瀉肺邪恐稍遲延膿成則死矣

考槃按主以葶藶瀉肺即佐大棗補中祛邪中不離養正之法

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乃肺癰已成。所謂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邪熱結於肺之營分。故以桔梗下其結熱。開提肺氣。甘草以清熱解毒。此亦開瘰之法。故又註曰。再服則吐膿血也。

周禹載曰。肺癰由熱結而成。其濁唾腥臭。因熱痰而致。故欬而胸滿。是肺不利也。振寒陽鬱於裏也。咽乾不渴。阻滯津液也。彼邪熱搏聚。固結難散之勢。用桔梗開之以散其毒。甘草解之以消其毒。庶幾可圖。無使滋蔓。即至久久吐膿之時。亦仍可用此湯者。一以桔梗可開之使下行。亦可托之俾吐出。一以甘草可以長血肉。更可以益金母也。

○高士宗曰。吐如米粥亦膿也。何以上文云膿成則死。若謂如米粥者非膿。上文既曰。蓄結癰膿。吐如米粥。此又云吐膿如米粥。既吐膿矣。何有始胡膿成之別也。蓋上文先欬逆而呼吸不利。後凝滯而血脈成膿。陰陽血氣皆傷。故膿成則死。若上節言肺癰而氣機不利。此節言肺癰而經絡不和。病陽氣者不傷陰。病血脈者不傷陽。故可治也。如但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二語盡之。是以辭害志也。吳可子。

黃坤載曰。欬而胸滿振寒者。肺氣鬱阻。陽為陰閉也。脈數者。肺氣不降。金被火刑也。咽乾不渴者。咽燥而肺溼也。時出濁唾腥臭者。肺金味辛而氣腥。涎痰痰濁鬱蒸而腐敗久而癰膿上吐。形如米粥。此為肺癰。桔梗行痰而破膿。甘草泄熱而保。

中也

桔梗湯方

桔梗

兩一

甘草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

去滓

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8 喻嘉言曰此上提之法也

癰結肺中乘其所造未固提而出之所提之敗血或從

唾出或從便出即可愈膿未成時多服此種亦足以殺其毒熱而堅者漸瑕壅者

漸通也然用藥必須有因此因胸滿振寒不渴病不在裏而在表用此開提其肺

氣適為恰當如其勢已入裏又當引之從胃入腸此法殊不中用矣

尤在涇曰此證為風熱所壅故以桔梗開之熱聚則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甘倍

於苦其力似乎太緩意者癰膿已成正傷毒潰之時有非峻劑所可排擊者故藥

不嫌輕耳

唐容川曰仲景用藥瀉必兼補故無弊即以上兩方葶藶苦寒力能降逆泄肺中

之氣而必君以大棗使邪去而正不傷桔梗開提肺氣而必君以甘草以土生金

助其開達之勢得此意者可以知配合之義

按容川以大棗甘草為君與方名未確

效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趙以德曰效而上氣則其氣之有衝而不下可知矣其效之相連而不已可知矣

此皆屬肺之脹使之也。邪入於肺則氣壅，肺壅則欲不喘不可得。惟喘極故目如脫，所以狀脹與喘之至也。脈浮邪也，兼大則邪實，而所以遺害於肺。正未有已，故必以辛熱發之，而兼以甘寒佐之，使久合之邪渙然冰釋，豈不快乎。然久蓄之飲，何由得泄，故特加半夏於越婢湯中，一定之法也。

徐忠可曰：欬乃火邪乘肺，頻頻上氣，是肺之形體不能稍安，故曰此為肺脹喘者。脹之呼氣也，目如脫，脹而氣壅不下也。更加脈浮大，則脹實由邪盛，故以越婢清邪，而加半夏以降其逆，則脹自己也。

魏念庭曰：欬逆肺脹，外感風寒，內氣鬱塞也。喘而目如脫，氣上逆之甚也。診之脈浮大，外有風寒，內且有蓄熱也。越婢湯之義，寓發散之理於柔道也。且以攝孤陽之根，不令隨上逆之氣飛越也。加半夏者，意在開其閉塞，知鬱而氣逆如此，肺竅中必有痰涎之結聚，為肺癰之根基也。麻黃生薑解其鬱，石膏清其熱，半夏開其痰，大棗甘草益其胃，而表裏兼治矣。

尤在涇曰：外邪內飲，填塞肺中，為脹為喘。為欬而上氣，越婢湯散邪之力多，蠲飲之力少，故以半夏輔其未逮，不用小青龍者，以脈浮且大，病屬陽熱，故利辛寒不利辛熱也。目如脫狀者，目睛脹突如欲脫落之狀，壅氣然也。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作十五枚疑誤

甘草二兩

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者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李文曰脾運水穀主為胃行津液職卑如婢也湯名越婢者取發越脾氣通行津

液之義也今治肺脹則麻黃散表邪石膏清內熱甘草大棗養正緩邪半夏生薑

散逆下氣也

○陳靈石曰此肺脹原風水相搏熱氣奔騰上蒸華蓋走入空竅故效而上氣喘目

如脫狀證脈浮大者風為陽邪鼓盪於其間故也方用麻黃生薑攻外邪石膏以

清內熱甘草大棗以補中氣加半夏以開閉塞之路俾肺竅中之痰涎淨盡終無

肺癰之患也

肺脹效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8徐忠可曰此較前條同是效喘上氣肺脹脈浮然前條目如脫狀則喘多矣喘多

責寒故以麻黃甘草為主而加石膏以清寒變之熱此獨加煩躁傷寒論中寒得

風脈而煩躁者主以青龍湯故亦主小青龍然壅則氣必熱故仍加石膏耳

魏念庭曰肺脹效逆猶前證也加以煩熱內熱熾盛乎前矣脈浮者仍外感也心

下有水溼邪也溼邪上甚為熱足以令肺中外受鬱閉內納痰填而成肺癰也小

青龍升邪散表除溼利水為正治矣加石膏以清熱一方而表寒裏熱上熱下溼

俱理也。此證較前熱甚，則肺癰更易成，故以清熱為尤急焉。

尤在涇曰：此亦外邪內飲相搏之證，而兼煩躁，則挾有熱邪。麻桂藥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龍之例也。又此條見證與上條頗同，而心下寒，飲則非溫藥不能開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龍加石膏。溫寒並進，水熱俱捐，於法尤為密矣。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 麻黃三兩
- 桂枝三兩
- 芍藥三兩
- 細辛三兩
- 乾薑三兩
- 甘草三兩
- 五味半升
- 半夏

升半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喻嘉言曰：前方麻黃湯中以杏仁易石膏而加薑棗，則發散之力微而且緩，是方以證見煩躁，宜發其汗。麻桂藥中加入石膏，其力轉猛，然監以芍藥、五味、乾薑，其勢下趨水道，亦不至過汗也。越婢方中有石膏，無半夏；小青龍方中有半夏，無石膏。觀二方所加之意，全重石膏，半夏二物協力建功。石膏清熱，藉辛溫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涼亦能清熱。不然，石膏可無慮，半夏在所禁矣。前麥冬方中下氣止逆，全藉半夏入生津藥中；此二方又藉半夏入清熱藥中，仲景加減成方，無非生心化裁，後學所當神往矣。

李文曰。心下有水。麻桂發汗以泄水於外。半夏薑辛溫中。以散水於內。芍藥五味收逆氣以平肝。甘草益脾土以制水。加石膏以去煩躁。兼能解肌出汗也。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十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十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徐忠可曰治病者不問外感內傷忽增一病正當深究致病之由如外邪既傷復有因驚而入心者甚則有因驚而動腎氣者其現證雖殊當知受病之原則孰淺孰深分而治之不難矣故謂奔豚之與吐膿驚悸火邪為四部病奔豚腎家病也其吐膿驚悸火邪皆上焦心分病仲景各有治法於吐膿則曰嘔吐膿血不可治嘔膿盡自愈於心悸用半夏麻黃丸於火邪用桂枝去芍藥加龍骨牡蠣湯何知究其原則同是驚發得之謂本病之外此復因驚而發也先合四部為言見驚之能為諸病若此然此章單論奔豚故後只言奔豚證治耳

周禹載曰此仲景言奔豚之始本於驚故並及他病之亦因於驚者夫奔豚水獸也奔豚證腎病也經曰東方肝木病發驚駭夫肝為火之母故肝病則不足以生君火而所勝者侮之也肝為水之子故肝病則必至於擾腎水而所生者顧之也厥陰臟為藏血之地驚則氣凝氣凝則血滯故嘔吐篇有嘔家癰膿膿盡自愈也陽明土本畏木者也木得邪助下剋斯土故傳而為驚怖所以經謂見肝之病當

先實脾也。至肝病已不得水之滋養，必熱甚生風，故火熾而未得熄焉。要之皆因於驚，而隨人之所虛，以致病焉耳。

魏念庭曰：凡人心藏神，心安則神安。若因外事猝起，驚動其心，則神魂飛越，而為氣為血，俱從之奔越。沮閉結聚成病。此奔豚吐膿驚怖，火邪四部病之根原也。四部者一氣所成，而各聚不同。氣動而積熱隨之入肺結聚，則可成肺癰為吐膿。氣動而神不安，其含驚氣即為邪氣返於心，而結聚為驚怖。氣動而心火隨之上炎，熏灼於上焦，而結聚為火邪。此三者各因其人何部受邪，病即中於何部。莫非擾亂其志，而凌突其氣之故也。奔豚詳見下文。

尤在涇曰：奔豚具如下文吐膿有欬與嘔之別，其從驚得之旨未詳。驚怖即驚恐，蓋病從驚得，而驚氣即為病氣也。火邪見後驚悸篇及傷寒太陽篇云：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圜血，名為火邪。然未嘗云從驚發也。驚悸篇曰：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此亦是因火邪而發驚，非因驚而發火邪也。即後奔豚證治三條，亦不必定從驚恐而得。蓋是證有雜病傷寒之異，從驚恐得者雜病也，從發汗及燒鍼被寒者傷寒也。其吐膿火邪二病，仲景必別有謂。姑闕之以俟知者。○或云：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四部病皆以肝為主。奔豚驚怖皆肝自病。奔豚因驚而發病，驚怖即驚以為病也。吐膿者肝移熱

於胃。胃受熱而生癰膿也。火邪者。木中有火。因驚而發。發則不特自燔。且及他藏。

也亦通。

吳謙曰。高中祇有奔豚一證。而吐。諸驚怖火邪皆脫簡。必有缺文。

陳脩園曰。此一節為奔豚證之開端。類及吐膿等證。四部同出一源。概以驚字括之。蓋言皆心病也。師不明言心病。而言驚發者。原為中人以上告語。後之註家。或附會其說。或闕疑以待。恐斯道日晦。吾特為之註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不可病。心病則非輕。有心病而腎之水氣凌之。則為奔豚。有心病而胃之燥土。從少陰之火化而生內癰。則為吐膿。有心病而肝之風木乘少陰之熱氣而煽動。則為驚怖。有心病而腎之陰水不交於離火而既濟。則為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蓋以驚則傷心。凡心傷而致病者皆是。然心既傷矣。因驚而謂之驚可也。非驚亦謂之驚。無不可也。

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徐忠可曰。此述奔豚之主證。有物渾淪。其狀如豚。豚為水畜。自下闖上。則名為奔也。其起少腹。因腎邪動也。上衝咽喉。中上二焦不復有關阻也。邪發於臟。與在腑在經不同。故發作欲死。腎本畏土。故脾氣稍復還止。究其因外邪不能直入。若此。乃由驚氣傷心。心氣傷腎。心腎之氣本自交通。今乃因邪作使。無復限制。故曰從驚恐得之。

周高載曰：驚則傷心，恐則傷腎。腎為作強之官，受傷則邪氣斯盛，心為神明之出，受驚則正氣以衰。水本剋火者也，於是腎邪欲上，凌心斯從。少腹而上衝咽喉也。何也？夫少陰脈循喉嚨，因其所繫之經而上衝，殊便縱使土可剋水，乃由驚病肝，則木氣以足勝土。且因驚病心，則火氣又不足以生土，然則水氣之止亦其勢衰而復還耳。豈誠陽明太陰足以隄防之耶？

黃坤載曰：難經腎之積名曰奔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其實，根於腎而病發於肝，非純為腎家之邪也。病從少腹而起，上於胸膈而衝於咽喉，喘呼閉塞，七竅火生，木氣奔騰，勢如驚豚。若脇若腹若心若頭，諸處皆病，發作欲死凶惡非常。及其氣衰而還，諸證乃止。其原皆從驚恐得之，蓋五藏之志，腎主恐而肝主驚，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恐之時，腎肝之氣亂，其升發之常而為淪落之勢，生氣殞墜，陷於重淵，日月積累，漸成鞅塊，難經以為腎積，究是木陷於水而成積聚也。其結於少腹堅硬而不移者，奔豚之本。其衝於咽喉，奔突而不得安者，奔豚之標。其標不無燥熱，而其本全是溼寒。以少陽甲木下行而溫，癸水水暖木榮，則膽壯而不生驚恐。甲木拔根相火升池，肝膽皆寒，則驚恐作焉。人之倉卒驚恐而振慄戰搖者，水漸而膽寒也。

唐容川曰：從少腹起上衝咽喉，將此二句詳悉其路道，便可知病之原委矣。蓋少

腹指胞室而言。胞乃膀胱之後一大夾室也。男子為精室。女子為血海。精生於腎氣。而下入網油。以降至於精室之中。為真陽入胞宮。蒸動膀胱之水。化而為氣。還透入胞宮。上循膈旁氣街。以上至於胸膈。由膈上胸。由胸上肺。氣至喉。全從胞宮之膜以上連及於咽喉。而胞中之衝脈亦隨之上行。以夾於咽。其發奔豚也。腎陽不能化水。寒水之氣隨衝脈上逆。至胸至肺。即入於心。是為腎氣凌心之奔豚。故下文有桂苓加桂二方。所以治水也。胞室又肝所司。胞血會腎水。乃化為精。若胞宮肝血不靜。肝火上逆。則為奔豚上氣。是為肝氣奔豚。湯治肝氣。所以治火。蓋腎水肝火皆會於胞宮。故有此水火二證。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乃奔豚之氣。與在表之外邪相當者也。故狀如奔豚。而氣上衝胸。雖未至咽喉。亦如驚發之奔豚矣。但兼腹痛。是客邪有在腹也。且往來寒熱。是客邪有在半表裏也。故合桂枝小柴胡去桂去柴。以太少合病治法。以和內外相合之客邪。肝氣不調。而加辛溫之芎歸。內熱煩逆。而加甘溫之生葛。李根。謂客邪去而肝氣暢。則奔豚不治而自止也。周禹載曰。氣上衝胸。較衝咽喉稍緩。然腹痛明係木來乘土。若往來寒熱。少陽本病。以厥陰與少陽相表裏也。故以作甘者。益土為制水。半夏生薑消散積滯。以辛溫去寒。以苦寒解熱。當歸益營。芍藥止痛。凡發於

驚者皆以本湯主治故即以病名湯

魏念廷曰氣上衝氣病也何因胸腹痛往來寒熱乎此氣之所至即火之所至東
心令而行也上下升降無論邪正之氣未有不由少陽者少陽為陰陽之道路也
此氣升而熱氣降而寒隨奔豚之氣作患也奔豚湯以甘草為君君主之體藉以
坐鎮非專倚也半夏生薑之辛散以開之黃芩生葛李根白皮之苦寒以泄之芎
歸芍藥引入血分以理之所以治氣凝熱聚伏而不散為旨已朗然也原按往來
寒熱者以

奔豚之氣聚散無常發則為熱退即為寒也

尤在涇曰此奔豚氣之發於肝邪者往來寒熱肝藏有邪而氣通於少陽也肝欲
散以薑夏生葛散之肝苦急以甘草緩之芎歸芍藥理其血黃芩李根下其氣桂
苓為奔豚主藥而不用者病不由腎發也

黃坤載曰奔豚之發木賊而土敗也木邪奔發氣上衝胸脾土被賊是以腹痛肝
膽同氣肝氣上衝膽木不得下行經氣鬱迫故往來寒熱以少陽之經居半表半
裏之間表陽裏陰迭為勝負則見寒熱之往來厥陰風木之氣風動血耗木鬱熱
發甘草補土而緩中生薑半夏降胸膈之衝逆黃芩生葛清膽胃之鬱熱芎歸芍
藥疎木而潤風燥李根白皮清肝而下奔氣也

奔豚湯方

甘草兩二 芍藥兩二 當歸兩二 半夏兩四 黃芩兩二 生薑兩五 芍藥兩二 生薑

四兩 甘草根白皮一升氣味日寒溫

右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滓去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沈明宗曰方用芍歸芍草調養厥陰少陽血氣而邪自外出以芍葛薑夏佐李根解半表半裏之寒熱而逆可散蓋奔豚雖屬腎病然兼厥陰少陽之邪而發者有之仲景用此方明非僅寒邪一端致然也

發汗後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徐忠可曰此言太陽餘邪未盡而加奔豚兼又核起者宜內外兩治之法也謂太陽病發汗矣又復燒鍼令汗以太陽之邪未服故也奈燒鍼則驚發其奔豚之氣所以氣從少腹上至心於是治其餘邪攻其衝氣治之甚易乃又鍼處被寒核起而赤則兼治為難故以桂枝湯主太陽之邪加桂以伐奔豚之氣而赤核則另灸以從外治之法庶為兩得耳所以若此者以無腹痛及往來寒熱則病專在太陽故也

程郊倩曰發汗燒針取汗損及心血則驚動心氣矣熱雖逼心寒仍外束鍼處被寒結而不散則核起而赤矣由是以寒召寒發為奔豚所以然矣夫心被燒鍼已

驚而虛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之水來尅火是為賊邪用桂加入桂枝湯內外解風寒內泄奔氣也

周禹載曰奔豚腎邪也燒鍼令汗縱不合法與少陰何與而作奔豚蓋太陽相與表裏也鍼處被寒核起而赤吾知前此之邪未散而後此之邪復入矣惟桂能伐腎邪所以用桂加入桂枝湯中一以外解風邪一以內泄陰氣也各灸核上者因寒而腫惟灸消之也

尤在涇曰發汗後燒鍼復汗陽氣重傷於是外寒從鍼孔而入通於腎腎氣乘外寒而上衝於心故須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而以桂枝湯外解寒邪加桂內泄腎氣也

金鑑曰燒鍼取汗鍼處宜當避寒若不知謹外被寒襲火鬱脈中血不流行所以有結核腫赤之患也夫燒鍼取汗其法亦為迅烈矣既鍼而營不奉行作解必其人素寒陰盛也故雖有燒鍼之火但發核赤又被寒侵故不但不解反召陰邪而加鍼之時心既驚虛所以腎水陰邪得上凌心陽而發奔豚也奔豚者腎水陰邪之氣從少腹上衝於心若豚之奔也先灸核上各一壯者外祛其寒邪繼與桂枝加桂湯者內發其腎邪也

考案按來子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節文同為寒而多發汗後三字文氣稍異不入履見之例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李彥仲曰汗虛心陽腎氣上凌方用甘桂補心陽薑棗扶脾芍藥穩肝使水邪有制則上氣不上衝心矣。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言即無驚發而有君火虛極腎邪微動亦將凌心而作奔豚也謂汗乃心液發汗後則虛可知使非因汗時餘邪侵腎何至臍下悸至於悸而腎邪動矣故知欲作奔豚乃以茯苓合桂甘專伐腎邪單加大棗以安胃似不復大顧表邪謂發汗後表邪已少且但欲作則其力尚微故滲其溼培其土而陰氣自衰用甘瀾水助其急下之勢也。

周禹載曰汗本心之液發汗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動也腎邪欲上凌心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直趨腎界以泄其水氣故真武湯以此為君尚能攝外散之水坐鎮北方况於少陰藏中欲作未作者耶。

黃坤載曰汗亡血中溫氣木鬱風動搖蕩不甯則生振悸輕則枝葉振動而悸在心下重則根本撼搖而悸在臍間若臍下悸生則奔豚欲作矣苓桂泄癸水而疎

乙木。甘棗補脾精而滋肝血也。

考槃按此節文同傷寒論傷寒此論奔豚文雖重出理宜兩存之。○傷寒論原文復見四。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斤半 桂枝兩 甘草兩二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一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也

程雲來曰汗後臍下悸者陽氣虛而腎邪上逆也臍下為腎氣發源之地茯苓世

水以伐腎邪桂枝行陽以散逆氣甘草大棗甘溫助脾土以制腎水煎用甘瀾水

者揚之無力全無水性取其不助腎邪也

尤在涇曰桂枝能伐腎邪茯苓能泄水氣然欲治其水必益其土故又以甘棗補

其脾氣甘瀾水者揚之令輕使不益腎邪也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十一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徐忠可曰此言治病當知虛之所在故欲知病脈當先審脈中太過不及之形謂最虛之處即是容邪之處也假令關前為陽陽脈主陽陽而微虛也關後為陰陰脈主陰陰而弦虛邪也然弦脈為陰之所存雖云弦則為減虛未甚也陽宜洪大而微則虛之甚矣虛則邪乘之即胸痺而痛痺者胸中之陽氣不用也痛者陽不用則陰火刺痛也然則不虛陰火何能乘之故曰所以然者責其極虛然單虛不能為痛今陽微而知虛在上焦其所以胸痺心痛者乃陰中寒邪乘上焦之虛則為痺為痛是知虛為致邪之因而弦乃襲虛之邪也但雖有邪亦同歸於虛陽微故也

周禹載曰痺者痞閉而不通也經曰通則不痛故惟痛為痺而所以為痺者邪入之其所以為邪入者正先虛也故曰脈取太過不及不及為陽微太過即陰弦陽虛故邪痺於胸陰弦故心痛仲景已自申說甚明乃知此證總因陽虛故陰得以

乘之也

魏念庭曰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以左右陰陽言陽微必左手也陰弦必右手也以六部浮沉言陽微必胃也陰弦必肝也左手陽升之象也脈微則陽弱而不振也而右手之關脈必弱以應之右手陰降之象也脈弦則陰盛而必凝也而左手之關脈必盛以應之右關胃為正陽陽之宗也左關肝為厥陰陰之會也且左陽虛陽必虛於上右陰盛陰必侮而乘虛者受邪盛者聚邪故陽部陰居邪凝正結而為胸痺且痛也仲景又自明其所以然者言當責其極虛也非陽虛之極則睛空萬里太陽普照又何陰翳足以點綴太虛為障為碍乎故胸不痺則已痺於胸自可審識其人陽虛於上焦矣上焦如霧氣血輕清本不易結聚陽氣充周則宣通流動何至於痺惟陽氣虛極斯氣血凝聚遲緩膠固所以致於胸痺而心亦痛也雖然胸痺心痛自是陽虛矣倘非右陰見弦而左關應之則陰邪不乘陽位何至邊痺且痛乎胸陽位也心牡臟也惟其陰盛而疑斯乘於胸則氣血痞塞而痺乘於心斯寒熱雜合而痛矣此所以又於陰弦之故而測識之也

尤在涇曰陽微陽不足也陰弦陰太過也陽主開陽虛而陰干之即胸痺而痛痺者閉也夫上焦為陽之位而微脈為虛之甚故曰責其極虛以虛陽而受陰邪之擊故為心痛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徐忠可曰平人無寒熱則非表邪矣又不見胸痺心痛之證然而短氣不足以息非有邪阻其呼吸之氣而何故曰實也

周禹載曰陽不足則陰上入而為寒陰不足則陽下陷而為熱陰陽未嘗偏勝故無寒熱如平人然短氣不足以息者是邪痺於中而滯其升降之氣不可信其中虛而輒補之以臨實實之戒也

尤在涇曰平人素無疾之人也無寒熱無新邪也而乃短氣不足以息當是裏氣暴實或痰或食或飲碍其升降之氣而然也

唐容川曰此條非胸痺證而引此者正以明此條短氣與胸痺之短氣不同也仲景全書均是借實定主旁見側出令人互辨而辨其真實讀者若死於句下則多窒矣

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括萹薤白酒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段實註胸痺之證脈後凡言胸痺皆當以此槩之但微有參差不同故首揭以為胸痺之主證主脈主方耳謂人之胸中如天陽氣用事故清肅時行呼吸往還不愆常度津液上下潤養無雍痺則虛而不充其息乃不勻而喘唾乃

隨欬而生胸為前背為後其中氣痺則前後俱痛上之氣不能常下則下之氣不能時上而短矣寸口主陽因虛伏而不鼓則沉而遲關主陰陰寒相搏則小緊而數數者陰中挾燥火也故以括萸開胸中之燥痺為君薤白之辛溫以行痺着之氣白酒以通行營衛為佐其意謂胸中之陽氣布則燥自潤痰自開而諸證悉愈也

周禹載曰寒濁之邪滯於上焦則阻其上下往來之氣塞其前後陰陽之位遂令為喘息為欬唾為痛為短氣也陰寒凝塞陽氣不復自舒故沉遲見於寸口理自然也乃小緊數復顯於關上者何耶邪之所湊聚自見小緊而陰寒所積正足以遏抑陽氣故反形數然陽遏則從而通之括萸實最足以開結豁痰得薤白白酒佐之既辛散而復下達則所痺之陽自通矣

尤在涇曰胸中陽也而反痺則陽不用矣陽不用則氣之上下不相順接前後不能貫通而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等證見矣更審其脈寸口亦陽也而沈遲則等於微矣關上小緊亦陰弦之意而反數者陽氣失位陰反得而主之書所謂牝雞之晨也是當以通胸中之陽為主薤白白酒辛以開痺溫以行陽括萸實者以陽痺之處必有痰濁阻其間耳

陳微庵曰寸口者脈之大會陽之位也內經診脈篇云上竟上者咽喉中事也上

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臆中。此云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寸口即內經所謂上竟上也。沉為在裏遲為虛寒。關上者即內經所謂上附上也。緊為陰邪。數為陽氣。顯係胸中陽氣被陰寒痺塞阻其前後之氣不相貫通。故見以上種種諸證。方中用栝萸開胸結。薤白宣心陽。尤妙在白酒散痺通陽。引氣血環轉周身。使前後之氣貫通無礙。則胸中曠若太空。有何胸痺之患哉。

栝萸薤白白酒湯方

栝萸實

一枚搗氣味苦寒無毒

薤白

半升氣味平苦溫滑

白酒

七升氣味辛溫

右三味同煎取二升滓去分溫再服

魏念庭曰：栝萸根苦以降氣也。薤白獨多用升陽散聚也。白酒更多用溫中和血也。徐徐者取溫溫再服緩以治上湯以蕩邪誠治胸痺之善術也。

胸痺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栝萸薤白半夏湯主之

周禹載曰：胸痺痺在氣氣在上焦故即不言脈而與上條無異。即證亦不甚相異也。所異者止不得卧耳。經云晝行於陽則寤夜行於陰則寐。然則不得卧以氣之行於陽而不行於陰故也。經以半夏湯覆杯即卧。非半夏為得寐藥也。特以生於夏夏半為一陰初生由陽入陰使氣歸於肝而血亦入焉。故於前湯增此一味而

能事畢矣

尤在涇曰胸痺不得臥是肺氣上而不下也心痛徹背是心氣塞而不和也其痺為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飲以為之援也故於胸痺藥中加半夏以逐痰飲

唐容川曰胸有大膈膜發於背脊連於肝系由肝系背脊之間循肋骨盡處至於

胸前此膈下之白膜下連油網是為中下二焦此膈上之白膜循腔子內上至肺

系以入心包又後至於背脊之上是為上焦胸與背道路之相通者皆在此膜膈

內也此膜連肺心故心肺之陽不宣即為胸痺其用括蕞實者因括蕞多軀膈象

膈膜色赤味苦入心故入上焦也用薤白者散肺之陽用酒與半夏則是降胃氣

發胃陽以胃與胸膈相連故也至其心痛能徹背即是由胸前之膈而循腔子以

走向背後也知此膈膜之道路便知胸背徹痛之理矣合下文烏頭赤石脂丸觀

之辨證用藥之理乃能明析

括蕞薤白半夏湯方

括蕞實一枚

薤白三兩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滓去溫服一升日三服

魏念庭曰用半夏之苦以開鬱行氣痛甚則結甚故減薤白之溼用半夏之燥更

能使膠膩之物隨湯而蕩滌也日三服亦從上治者應徐取頻服也

考槃按括蕞性潤用以得結膩之痰薤白臭穢用以通穢濁之氣更以半夏降濁白酒行陽則痰濁清而卧自至矣

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徐忠可曰胸痺而加以心中痞胸滿似痞與結胸之象。乃上焦陽微而客氣動膈也。更脇下逆搶心是不獨上焦虛而中焦亦虛。陰邪得以據之。為逆為搶。故於薤白枳實又加枳朴以開其結。桂枝行陽以疎其肝。人參湯亦主之。者病由中虛去其太甚即可補正以化邪也。

周禹載曰同一病也。一用通痞去滿之藥。一用辛散補中之味。全不相謀。謂治一證。豈仲景自為矛盾耶。不知證有久暫。病有虛實也。假如氣果有滯。上焦痞滿。下亦上逆。不得不於通痺藥中加降氣消滿調和營衛之藥也。若夫病久而中氣大虛。宗氣不利。時胸滿或從脇下搶心。不用甘溫必不足以益中州之氣。不用辛散且不足以破凝滯之陰。氣足而清者自升。濁者自降。將結去而搶消矣。又何痺之有焉。

魏念庭曰心中痞氣氣結在胸。正胸痺之病狀也。再連脇下之氣俱逆而搶心。則痰飲水氣俱乘陰寒之邪動而上逆。胸胃之陽氣全難支拒矣。故以枳朴開鬱溫中。薤桂升陽益胃。微用枳實而不用根。以甘代苦。使作先驅。引陽入陰。猶必先後者治。以融和其氣味。俾緩緩蕩除其結聚之邪也。再或虛寒已甚。無敢恣為開破者。故人參湯亦主之。以溫補其陽。使正氣旺而邪氣自消也。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枳實四枚

薤白半斤

桂枝一斤

厚朴四兩

枳實一枚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納諸藥煎數沸法分溫三服

陳靈石曰枳實厚朴泄其痞滿行其留結降其搶逆得桂枝化太陽之氣而胸中

之滯塞自開以此三藥與薤白枳實之專療胸痺者而同用之亦去疾莫如盡之

旨也

○唐容川曰用藥之法全憑乎證添一證則添一藥易一證亦易一藥觀仲景此節

用藥便知義例嚴密不得含糊也故但解胸痛則用枳實薤白白酒下節添出不

得臥是添出水飲上衝也則添用半夏一味以降水飲此一節又添出胸痞滿則

加枳實以泄胸中之氣脇下之氣亦逆搶心則加厚朴以泄脇下之氣仲景凡胸

滿多加枳實凡腹滿均加厚朴此條有胸滿脇下逆搶心證故加此二味與上兩

方又不同矣讀者細心考求則仲景用藥之通例乃可識矣

人參湯方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乾薑三兩

白朮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法溫服一升日三服

尤在涇曰去邪之實即所以安正補陽之虛即所以逐陰是在審其病之久暫與

氣之虛實而決之。

陳靈石曰：實者邪氣搏結，故塞心胸，故不用補虛之品，而專以開泄之劑，使痺氣開則逆搶平矣。虛者心陽不足，陰氣上瀰，故不以開泄之劑，而以溫補為急，使心氣旺則陰邪自散矣。

考槃按

此與傷寒論理中湯煎法分兩俱同，而一名理中，一名人參，其義未詳。陳脩園從傷寒論桂枝人參湯例，議用甘草四兩，其義亦通。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生薑湯亦主之。

徐忠可曰：胸痺而尤覺氣塞短氣，是較喘息更有閉塞不通之象，氣有餘之甚也。知下之壅滯多矣，故以杏仁利肺氣，而加茯苓以導飲，甘草以補中，不則恐挾微寒，橘枳以利中，上焦氣而加生薑以宣之。胸痺本屬虛，而治之若此，氣塞之甚，故先治標，後治本也。

周禹載曰：胸痺既有虛實，又有輕重，故痺之重者，必徹背徹心者也。輕者不然，然而何以亦言痺，以其氣塞而不舒，短而弗暢也。然一屬手太陰肺，肺有飲則氣每塞而不利，故以茯苓逐水，杏仁散結，用之當矣。又何取於甘草，蓋以短氣則中土不足也。土為金之母也，一屬足陽明胃，胃中實，故君橘皮以理氣，枳實以消滿，且使積滯去而機竅通，更加生薑之辛，無處不宣，靡有遏抑，庶邪去而正自快。此同一實證中，而又有藏府之別也。

沈明宗曰邪氣阻塞胸膈肺氣不得往來流利則胸中氣塞短氣方用杏仁使肺氣下通以茯苓引溼下行甘草和中俾邪去則痺開而氣不短矣然胸痺乃胸中氣塞土溼寒瀉陰氣以挾外邪上逆所致故橘枳生薑善於散邪下濁所以亦主之。

金鑑曰胸中氣塞胸痺之輕者也胸為氣海一有其障若陽邪干之則化火火性氣開不病痺也若陰邪干之則化水水性氣閻故令胸中氣塞短氣不足以息而為胸痺也水盛氣者則息促主以茯苓杏仁甘草湯以利其水水利則氣盛矣氣盛水者則痞塞主以橘枳生薑湯以開其氣氣開則痺通矣。

唐容川曰氣塞者謂胸胃中先有積氣阻塞而水不得下有如空瓶中全是氣欲納水入則氣反衝出不肯容水之入此為氣塞之形也以泄其氣為主氣利則水利故主橘枳以行氣短氣者謂胸中先有積水停滯而氣不得通肺主通調水道肺又司氣之出入肺之水道不通則碍其呼吸之路故短氣也當以利水為主水行則氣通故主苓杏以行水蓋水化即為氣今有冰一塊消化則見其氣上出是水化即為氣之徵有水一盆火熬之則氣出亦是水化為氣之徵西法在水中取輕養氣即是水化為氣也知此乃知水與氣之為病是二是一不可無辨。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茯苓三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一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煎取五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考槃按氣塞短氣者飲寒於胸肺胃之陽不宣也方以茯苓化氣逐飲杏仁清利肺氣甘草溫胃通陽使中土有權肺金暢利則水飲消病自己矣

橘枳生薑湯方

橘皮一斤氣味苦辛溫

枳實三兩

生薑半斤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滓去分溫再服

林禮豐曰胸痺胸中氣塞者由外邪搏動內飲充塞於至高之分閉其氣路非辛

溫不能滌飲逐邪非苦泄不能破塞調氣故重用橘皮生薑之大辛大溫者散胸

中之飲邪枳實之圓轉苦辛者泄胸中之閉塞譬之寇邪充斥非雄師不能迅掃

也

胸痺緩急者意以附子散主之

喻嘉言曰胸中與太空相似天日照臨之所而膻中之宗氣又賴以包舉一身之

氣者也今胸中之陽痺而不舒其經脈所過非緩即急失其常度總因陽氣不運

故致然也用薏苡仁以舒其經脈用附子以復其胸中之陽則宗氣大轉陰濁不

留胸際曠若太空所謂化日舒長曾何緩急之有哉

徐忠可曰緩急是肢節之筋有緩有急乃胸痺之邪淫及於筋也肝主筋乙癸同

原是龍雷之火不足。故得以痺胸之氣移而痺筋。以舒筋之薏苡。合附子以溫起下元。則陽回而痺自去。用散者。欲其漸解之也。

周禹載曰。胸痺緩急者。痺之急證也。寒飲上聚心膈。使陽氣不達。危急為何如乎。故取薏苡逐水為君。附子之辛熱為佐。驅除寒結。席卷而下。又烏能不勝任而愉快耶。

尤在涇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痺不用。則筋失養。而或緩或急。所謂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者是也。故以薏苡仁舒筋脈。附子通陽痺。

黃坤載曰。胸痺緩急者。水土溼寒。濁陰上逆。肺氣鬱阻。胸膈閉塞。證有緩急不同。而總屬溼寒。薏苡泄溼而降濁。附子驅寒而破壅也。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

大附子十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李文曰。緩急者。或緩而痛。暫止。或急而痛。復作也。薏苡仁入肺利氣。附子溫中行陽。為散服。則其效更速矣。

陳靈石曰。薏苡稟陽明金氣。金能制風。肝為風臟而主筋。取治筋之緩急。人之所知也。合附子以大補陽氣。其旨甚奧。經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是也。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已下不言胸痺是不必有胸痺的證矣但心中痞是陰邪凝結之象也非因初時氣逆不至此然至心痛如懸是前因逆而邪痞心中後乃邪結心中而下反如空矣故以桂枝去邪生薑枳實宣散而下其氣也

魏念庭曰心中痞即胸痺之氣塞阻滯悶也諸逆氣塞則逆逆則諸氣隨之上逼於心心為邪氣所侵斯懸而痛俱為陽微而邪痞之故也主之以桂枝生薑枳實湯無非升陽散邪開鬱行氣之治也為胸痺而心痛者立法也

黃坤載曰心中痞塞諸氣上逆心懸作痛以膽胃不降胸膈鬱滿阻破厥陰升路衝擊作痛枳薑降濁而泄痞桂枝疎木而下衝是以主之

桂枝生薑枳實湯方

桂枝兩三 生薑兩三 枳實枚五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趙以德曰枳實生薑原以治氣塞况於痞乎故較前畧稍減輕分兩使痞者下其氣以開之懸痛屬飲者得生薑以散之既足建功矣乃去橘皮而用桂枝者以所逆非一或腎氣上冲正未可知桂伐腎邪正其能事不但調和營衛為去痞臣也

禹莖
改訂

陳靈石曰。心中痞者。心陽虛而不布。陰邪僭居心下而作痞也。主以桂枝生薑枳實湯者。桂枝色赤補心壯陽。生薑味辛散寒降逆。佐以枳實之味苦氣香。苦主泄。香主散。為泄痞散逆之妙品。領薑桂之辛溫。旋轉上下。使陽光普照。陰邪盡掃。而無餘耳。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豆脂丸主之。

喻嘉言曰。前後牽連痛楚。氣血疆界俱亂。若用氣分諸藥。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而即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之守。赤石脂之澆。以填塞厥氣所橫衝之新隧。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今人知有溫氣補氣行氣散氣諸法。亦知有堵塞邪氣攻衝之訣。今胸背陰陽二氣並行不悖也哉。

徐忠可曰。心背本屬兩面中之空竅。乃正氣所貯以通上下者。今心痛則通徹於背。背痛則通徹於心。明是正氣不足而寒邪搏結於中。故以烏附薑椒溫下其氣。而以赤石脂入心而養血。且鎮墜緝浮以安中。邪去而胸中之正氣自復。則痛止矣。

李文曰。心痛在內而徹背。則內而達於外矣。背痛在外而徹心。則外而入於內矣。

故既有附子之溫。而又用烏頭之迅。佐乾薑行陽。大散其寒。佐蜀椒下氣。大開其鬱。恐過於大散。大開。故復佐赤石脂入心。以固牆而收陽氣也。

尤在涇曰。心背徹痛。陰寒之氣遍滿陽位。故前後牽引作痛。沈氏曰。邪感心包。氣應外俞。則心痛徹背。邪襲背俞。氣從內走。則背痛徹心。俞臟相通。內外之氣相引。則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即經所謂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是也。烏附椒薑。同力協濟。以振陽氣而逐陰邪。取赤石脂者。所以安心氣也。

金鑑曰。上條心痛徹背。尚有休止之時。故以括萸薤白半夏湯平劑治之。此條心痛徹背。背痛徹心。是連連痛而不休。則為陰寒邪甚。浸浸乎陽光欲熄。非薤白白酒之所能治也。故以烏頭赤石脂丸主之。方中烏附薑椒。一派大辛大熱。別無他顧。峻逐陰邪而已。

唐容川曰。上言心痛徹背。此又添背痛徹心。上用括萸薤白半夏湯。是但治心胃也。此用烏頭蜀椒。是兼治肝腎肺臟治法。已各不同。舊註心痛徹背尚有休息。此云背痛徹心。連連不休。夫痛症自有輕重收發之不一。未有一痛終日而不止者也。以有休止無休止解此二證。不免有差。蓋上但言心痛徹背。是痛發於心前。為肺胃之部分。肺胃陽氣不宣。而有邪寒停飲。則心前發痛。由胸膈而竄走向背。則為心痛徹背。但痛向背去。而背間無邪。不復從背痛起。故但治心前之肺胃。則心

痛徹背之證。愈用半夏薤白白酒以宣肺胃之陽。用括萸實以通胸膈之氣。則心前不發痛矣。若此節又添背痛徹心。則是痛又能從背間發。由背而痛徹心。前背為太陽督脈所司。又肝系亦連於脊。肝與太陽之寒邪發作。乃能由背痛起。以轉徹胸前。然則此證心痛徹背。是心胸之寒邪也。而背又痛徹心。是肝與太陽之寒也。上文心痛徹背是一面病。此云背又痛徹心。是兩面俱病矣。故上方不合。當用烏頭以去肝寒。附子以去太陽之寒。而背痛徹心之病愈。用蜀椒以去肺寒。用乾薑以去胃寒。而心痛徹背之病愈。上用括萸取其宣通。此用石脂取其堵塞。兩面夾攻之病。若但注一面。安知聖師之旨。

烏頭赤石脂丸方

烏頭一分

赤石脂一兩氣味甘平

蜀椒法一兩二分

附子法半兩一分

乾

薑法一兩一分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魏念庭曰。方用蜀椒烏頭附子乾薑一味大熱之品。溫中開癰。以赤石脂之滯留。滯其藥。與留滯之邪相爭。邪自不勝。正而降伏矣。為丸一日三服而稍加者。上治

宜緩也。

李彥仲曰。此證心陽虛極。陰邪直犯中宮。今名真心痛。不急治手足冷過節而死。

故用大熱藥加石脂固護心陽。每服只一丸者。此證猶突來刺客。只須一員健將擒之。無擾及四方之義也。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十二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二

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喻嘉言曰。跌陽脾胃之脈。而見微弦。為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
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
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胠。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
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由腹而胠。纔見一斑。亟以溫藥溫服之。俾陰氣仍從
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徐忠可曰。腹滿本脾胃家病。脈莫切於跌陽。跌陽脈微弦。微者陽虛。弦者客寒。虛
而受寒。腹者脾主之。焉得不滿。內經曰。藏寒生滿病。設不滿是脾胃素有熱邪。即
避實而襲虛。故寒束其熱。而便反難。邪襲兩脇而結於其下。兩胠脇痛。微弦脈見
於下之跌陽。而痛發於脇胠。自比風從上受者異。故曰此虛寒從下上也。內寒不
可表散。得溫即去。故曰當溫藥。

魏念庭曰。跌陽脈足。陽明胃脈也。胃陽盛旺。則營衛條暢。流行無滯。而太陰之脾
亦必相附。而兼盡表裏體用之道。一輸一運。周身內外無不充達。何有於厥氣在

下寒氣逆上而為脹乎。惟診之而跌陽脈微且弦。此所以法當腹滿也。陽微則氣不足。氣不足則行而多阻。此脹之本也。兼見弦脈。弦則緊也。緊則寒氣逆上之徵也。胃陽既弱。則下陰漸起。再內而命門火衰。外而寒溼邪乘。而弦緊寒脈見於跌陽陽明之部。其陽弱而陰強可知矣。此所以厥逆之氣伏而在下。而陰寒之氣逆而僭上。為脹為滿。見於腹裏。排擠臟腑。郭郭胸脇。正氣窒閉。邪氣瀰漫。滋甚也。仲景所以明其法當腹滿。無非以理決之耳。然又有腹雖不甚滿。而便難者。則內經所謂胃脹者。妨於食。大便難也。食既妨入。便自艱出。上下不宣通之象也。甚且氣化不行。而小便亦有難者。仲景不專言大便而言便難。省文也。二便艱難。兩怯必疼痛。此正脹病之真情狀也。時醫或見其脹滿。多認為實。而惟以快利之藥下之。為當矣。不知正有說焉。內經曰。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順逆。鍼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是脹病雖不一。而治法維一。一者為何。明其虛實而已。實者邪實。而或兼於熱。虛者正虛。而必本於寒。况脹滿之原。原於厥逆之氣自下而上。未有不寒不虛。而能成脹者也。縱有實熱之標。終不離虛寒之本。顧可誤認為實。為熱而混理之乎。仲景必明為指示之曰。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非明乎虛實之義。而以神去真亡。粗工敗事為深戒者。烏能言簡而意該如此乎。言用

溫藥溫其寒也而補之旨不必再言矣。所謂久塞其空謂之良工者乎。非仲景何人足勝任愉快也乎。

金鑑曰。跌陽胃脈也。當緩而和。今見弦脈。是肝脈也。肝脈見於脾部。是脈盛土虛也。法當腹滿。今不腹滿者。肝脈微弦不盛而脾不虛。故脾未受病也。肝自鬱則失其條達之性。必本經自病。故便難兩胛痛也。然非肝火實病。此乃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唐容川曰。脈弦屬肝。兩胛是肝之部位。虛寒欲從下而上者。肝氣之逆也。肝主疎泄大便。肝氣既逆。則不疎泄。故大便難也。當以溫藥服之。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趙以德曰。腹滿亦有屬實。實則非虛寒也。明矣。豈槩以溫藥治之乎。故有試之之法。在痛與不痛之分。虛實較然矣。蓋胃實必熱。熱蒸必舌黃。下其實熱。舌黃不自已乎。有此一辨。并虛者愈審已。

魏念庭曰。無形之虛氣作痞塞。則按之無物。何痛之有。倘挾有形之實物為患。如宿食在胃。疝氣在少腹等是也。按之有物阻碍於藏腑之側。焉有不痛者乎。此於按之痛否。以決其虛實之法也。再辨之於舌。舌白為寒。舌黃為熱。腹滿而舌黃。知其邪實而熱盛矣。更必問其曾經下否。如已經攻下。尚當斟酌。必舌黃而未下。

者乃可下之也。下之所以去其熱也。而黃因熱結熱滌而黃自除。氣自消。滿自愈矣。

黃中載曰。病者腹中脹滿。按之不痛為虛。虛滿而未至滯塞也。痛者益實。實滿而已至壅阻也。陳宿凝痰。是可下之。舌黃者。溼氣乘心。故舌起黃胎。以心竅於舌。土性溼而色黃也。痛滿因於氣滯。氣滯必緣於土溼。舌胎黃者。溼之外候。其未下者。下之溼氣內泄。則黃色外退矣。

唐容川曰。上節言當溫。此節言可下。仲景全書。總是一寒一熱一虛一實。互相參較。粗按似乎文法錯雜。細按乃知比較精細。讀其書知其文法。則全書之旨。如桶底脫矣。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吳謙曰。宜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為主之。

徐忠可曰。腹滿時減。則非臟真粘着之病。所以得陽即減。得陰加滿。故曰此為寒。當溫藥。

周禹載曰。時減非竟不滿也。若不滿則病已愈矣。不復如故矣。今則不然。時或稍可。乃復如故。則非實滿可知也。實則未有或減者也。故曰此為寒。寒無不溫。虛無不補。此正法也。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趙以德曰。此論寒證亦有實者。實者何邪實也。蓋惟正虛而邪實也。虛屬真陽虛。本腎實屬胃家實因寒。夫惟無火不能消腐。故多滯多泄也。言其形則萎黃。證則躁而不渴何也。躁為陰躁。不渴則正陰凝之象也。嗟夫陽不生則寒不去。寒不去則利又何能止耶。

喻嘉言曰。痿黃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象。胸中寒實乃堅冰凝返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即極力溫之。無能濟矣。蓋堅在胸而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絕耳。孰謂虛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瀉。陰寒未實。蚤為溫之也乎。

程雲來曰。痿黃者脾胃病也。見燥而渴者為熱。不渴者為寒。病人既痿黃。又兼下利不禁。則脾氣衰絕。故死。

寸口脈弦者。即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程雲來曰。弦。肝脈陰也。肝脈循脇裏。寒主收引。故脇下拘急而痛。以寒勝於內。而陽氣不行於外。故外亦嗇嗇而惡寒也。

尤在涇曰。寸口脈弦亦陰邪加陽之象。故脇下拘急而痛。而寒從外得。與跌陽脈弦之兩胠疼痛有別。故彼兼便難。而此有惡寒也。

黃坤載曰。跌陽以候陽明。寸口以候太陰。寸口脈弦者。肝木之尅脾土也。木邪鬱

迫經氣不舒。故脇下拘急而痛。木鬱陽陷。陰邪外束。其人當嗇嗇惡寒也。

唐容川曰。首節言跌陽脈。此節言寸口脈。論脈論證。恰是對子。蓋弦脈屬肝。兩肱

脇下。肝之部也。故當見痛。其不同者。正在寸口與跌陽也。跌陽是胃脈。胃脈見弦。

為肝木剋土。故其證別見大便難與氣欲上衝也。寸口兩手之脈屬肺。肺脈見弦。

為肝木侮肺。故其證別見惡寒嗇嗇。以肺主皮毛。故見於皮毛而為寒。其實病皆

發於肝經。而一侮胃土。一犯肺經。故其兼證有別。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噫。計切

徐忠可曰。中寒家每先自皮毛與陽明俱入。故肺之合受邪而清涕出。且發熱邪

侵胃而欠。邪不行表而色和。然不行表之經。則走表之竅。故善噫。

周禹載曰。惡寒數欠。衛氣虛也。衛既不固。則寒易乘而中氣自餒。故喜欠。然則肺

主皮毛。外受邪而肺氣有不傷者乎。清涕之出。勢所必至也。若夫陽氣稍復。則寒

邪自衰。而陰凝之色亦自此而消解。邪之出亦從肺開。故經曰已而噫。

魏念庭曰。寒邪鬱於皮膚。則營血滯而衛氣阻。精神必倦怠。筋骨必拘急。所以善

欠也。肺主皮毛。皮毛受寒。肺為之合。外寒鬱者。內熱必生。其人所以清涕出而發

熱也。若但為外感之寒。其內無病。故色和。且寒鬱於肺。熱生於裏。有時發泄。自鼻

作聲。故善噫。

尤在涇曰。陽欲上而陰引之則欠。陰欲入而陽拒之則噫。中寒者。陽氣被抑。故喜欠。清涕出。發熱色和。則邪不能留。故善噯。

唐容川曰。中寒家內陰外陽。陰引陽入則喜欠。觀於欠則人寐。可知其陽入陰也。若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此為外寒束閉。非中寒也。外寒束閉。外陰內陽。陰闔陽開。則陽氣外發。而喜噯。觀於噯則人醒。可知其陽出陰也。一欠一噯。陰陽各別。仲景交互辨論。至為精細。舊註粘連而下。是以稍差。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噯不能。此人肚中寒。

陳脩園曰。中寒之中是平聲。尤氏作去聲。讀誤也。傷寒金匱無中寒

二字不知。

徐忠可曰。所中之寒。不行於表而侵於裏。為下利。此邪乘虛入。故知本虛。然其外邪牽制於內寒。則大氣不能全走於竅。故欲噯不能。知其肚中有寒。

周禹載曰。寒之所中。不外陰陽兩經。然寒即中陰。亦曰經耳。何以即利。以陰經循乎裏也。然寒又何以即中陰經。以陽氣大衰。邪即中裏。故云裏虛也。裏虛下利。陽氣不能上升。故欲噯而未能。乃知陰氣內凝。陽氣未復。不若前條之所傷者在皮毛間也。

沈明宗曰。此脾經受寒現證也。寒中太陰。陰寒溼盛。陽虛不固。其人下利。但寒多不足。故為裏虛。益陽和則噯。而欲噯不能。乃陰寒凝滯於裏。所以肚中病也。

魏念庭曰。中寒者。其人胃陽失治。脾土之令不行。轉運不能給。陰陽不能分。下利所以為常也。其裏之虛寒可知矣。即兼有外邪。如前條欲作噎。以宣陽氣而陰寒內甚。陽氣微弱。欲振拔於羣陰。而稍見聲響亦不能也。如周報漢獻久削權勢。雖欲虛作一令號召。豈可得乎。此以知其人肚腹寒邪積之有素。斯與外感之寒互相膠結。勢不可破。根不可拔。惟有正邪兩敵而已。可勝惜乎。

尤在涇曰。中寒而下利者。裏氣素虛。無為捍蔽。邪得直侵中藏也。欲噎不能者。正為邪逼。既不能却。又不甘受。於是陽欲動而復止。邪欲去而仍留也。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徐忠可曰。繞臍痛。風冷稽留之也。瘦人則更無痰之可疑。設或便難。乃是胃寒。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則下焦以本虛而邪襲。又誤下以動腎氣。則必氣衝。設或不衝。是腎中之陽尚足以禦之。故臍中風冷並滯於心下而為痞。

周禹載曰。臍位乎陰。繞之而痛。必有所悶而不通者。况瘦人則營氣素薄者乎。或風或冷。其有襲之者矣。風冷既入。則必陽不盛。陽既不盛。孰為消腐水穀。治之者。必以辛溫之味。鼓散其邪。庶幾可已。乃反以寒藥下之。則其邪必不服。猶之太陽反下。其氣上衝也。經謂氣上衝胸。邪在大腸。若不上衝。則其邪尚在於胃。經又謂。客氣上逆。而心下則痞也。

○魏念庭曰。臍以上腹也。臍以下少腹也。腹滿之寒氣自下逆上。未有不根於少腹者。故胃陽弱則責在厥腎。陽弱則又責在少腹矣。如瘦人繞臍痛者。此寒氣自下而上之明據也。瘦人血虛多熱。本不易致寒冷之氣下積。然瘦人肌肉單薄。風冷之寒氣易於侵襲而入。今繞臍見痛。必有風冷之邪乘之。而穀氣乃不行矣。穀氣胃氣胃陽若旺。何至為風冷迫處。其氣不行。腎陽若旺。何至為風冷襲入。舍而去。則其人陽虛氣弱。寒邪不惟合內外交侵。且欲聯上下為一體矣。溫藥服之。尚恐遲悞。况反下之乎。下之而陰寒之凝聚於下者。必更衝動而逆上。經所謂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也。即有不衝者。亦必寒氣復結塞於心下作痞矣。在下繞臍間。既有風冷之寒。在上心間復有作痞之寒。一身上下皆陰寒踞處。陽令正氣全不能宣布流通矣。焉得不脹滿乎。焉得不下墜而為寒疝停留。而有宿食哉。總由少陰陽明二陽衰弱。故諸陰駸盛也。主治者可不以扶陽抑陰為義。神否泰轉移之術乎。

尤在涇曰。瘦人藏虛氣弱。風冷易入。入則穀氣留滯不行。繞臍疼痛。有似裏實。而實為虛冷。是宜溫藥以助脾之行者也。乃反下之。穀出而風冷不與俱出。正乃益虛邪。乃無制勢。必犯上無等。否亦竊據中原也。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程雲來曰。腹滿者。內有實熱也。十日脈尚浮而數。浮為在表。表熱邪未已。故發熱。數為在裏。裏熱能消穀。故飲食如故。與此方瀉腹滿而除表熱。夫表裏俱實。當先解表。乃可攻裏。今表邪微而裏邪甚。故用承氣桂枝二湯相合。以和表裏。如傷寒之用大柴胡。此其義也。

徐忠可曰。此有表復有裏。但裏挾燥邪。故小承氣為主。而合桂甘薑棗。以和其表。蓋腹之滿。初雖因微寒。乃胃素強。故表寒不入。而飲食如故。但腹滿發熱。且脈浮數。相持十日。此表裏兩病。故兩解之耳。

尤在涇曰。腹滿裏有實也。發熱脈浮。數表有邪也。而飲食如故。則當乘其胃氣未病而攻之。枳朴大黃。所以攻裏。桂枝生薑。所以攻表。甘草大棗。則以內外並攻。故以之安臟氣。抑以和藥氣也。

厚朴七物湯方

厚朴斤半 甘草兩三 大黃兩三 桂枝兩二 枳實枚五 生薑兩五 大棗枚十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字去溫服八合。日三服。

陳靈石曰。脈浮而發熱。邪盛於表也。腹滿而脈數。邪實於裏也。表裏俱病。故以兩解法治之。取桂枝湯去芍藥之苦寒。以解表邪。而和營衛。小承氣湯瀉胃腸。以泄裏實。故雖飲食如故。以病已十日之久。表裏交病。邪不去。則正不復。權宜之法。在

所必用也。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喻嘉言曰。腹中寒氣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微入陽位。則虛矣。是其除患之際。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

徐忠可曰。鳴而且痛。腹中有寒氣也。乃滿不在腹而在胸脇。是邪高痛下。寒實從下上。所謂腎虛則寒動於中也。故兼嘔逆而不發熱。以附子溫腎散寒。半夏去嘔逆。只用粳米合甘棗調胃。建立中氣。不用朮。恐壅氣也。

尤在涇曰。下焦濁陰之氣。不特肆於陰部。而且逆於陽位。中土虛而提防撤矣。故以附子輔陽驅陰。半夏降逆止嘔。而尤賴粳米甘棗。培令土厚。而使斂陰氣也。

金鑑曰。腹中切痛寒也。腹中雷鳴氣也。腹中寒氣。故雷鳴切痛。而胸脇逆滿者。腸胃之外。寒氣為之也。腹中雷鳴嘔吐者。腸胃之中。寒氣為之也。主之以附子粳米湯。勝寒氣和內外之法也。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

粳米半升

半夏半升

甘草兩

大棗十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是方也以附子回陽。陽回而寒氣去矣。以半夏散滿滿散而嘔逆止矣。若論養胃何如粳米安脾何如甘棗。此言痛之因於寒。寒則未有不本於虛者也。陳靈石曰。腹中雷鳴。胸脇逆滿嘔吐氣也。半夏功能降氣。腹中切痛寒也。附子功能驅寒。又佐以粳米甘棗者。取其調和中土。以氣逆為病。逆於上。寒生為病。起於下。而交乎上下之間者。土也。如兵法擊其中而首尾自應也。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徐忠可曰。痛而閉。則燥熱已久。陰氣消亡。故藥不嫌峻。而用小承氣。

尤在涇曰。痛而閉。六府之氣不行矣。厚朴三物湯與小承氣同。但承氣意在瀉實。故君大黃。三物意在行氣。故君厚朴。

金鑑曰。腹滿而痛。下利者。用理中湯。所以溫其中也。腹滿而痛。便閉者。用厚朴三物湯。所以開其下也。

黃坤載曰。痛而內痛不通。必鬱而生熱。直用寒泄。不須溫下。枳朴泄其滿。大黃通其閉也。

陳脩園曰。上用厚朴七物湯。以其發熱。尚有表邪也。今腹痛而不發熱。止是大便閉者。為內實氣滯之的證也。通則不痛。以厚朴三物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方

厚朴兩八 大黃兩四 枳實枚五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以利為度。

周禹載曰。閉者氣已滯也。塞也。經曰。通因塞用。此之謂也。於是以小承氣通之。乃

易其名為三物湯者。蓋小承氣君大黃以一倍。三物湯君厚朴以一倍者。知承氣

之行。行在中下也。三物之行。因其閉在中上也。繹此可啟悟於無窮矣。

魏念庭曰。閉者。即胃脹便難之證也。以厚朴為君。大黃佐之。枳實為使。服法多煮

者。去藥性之剋利。以即利為度。乃治脹病權宜之法也。

陳靈石曰。此方不減大黃者。必先通便。便通則腸胃暢而腑臟氣通。通則不痛也。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吳謙曰。滿痛之下。當有有潮熱三字。皆無此三字。則不當與大柴胡

湯。當補之。

徐忠可曰。按之心下痛。此有形為病。故曰實而當下。用大柴胡者。不離於小柴胡

之和解。而稍削其有形之邪耳。

周禹載曰。心下滿且痛。不屬有形乎。故曰實。實則當去。然何取於大柴胡。柴胡表

藥也。非有外邪。無取兩解。乃必出於此者。正以實則必滿。按則必痛。以致內發熱

津液耗。而元氣下陷。勢所必至也。故仲景以柴胡升清陽為主治。而散滿者去熱

者收陰者下結者各有分治且兼薑棗以益脾液取意宜淺鮮哉

尤在涇曰按之而滿痛者為有形之實邪實則可下而心下滿痛則結處尚高與

腹中滿痛不同故不宜大承氣而宜大柴胡承氣獨主裏實柴胡兼通陽痺也

黃坤載曰心下滿痛者少陽之經鬱迫陽明之府也少陽之經由胃口而行兩脇

膽胃上逆經府鬱塞故心下滿痛此為實也法當下之宜大柴胡湯柴芍芍藥清

解少陽之經枳實大黃寒泄陽明之府半夏薑棗降逆而補中也

大柴胡湯方

柴胡斤半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升 枳實四枚 生薑五兩 大棗十二枚 大

黃二兩 一本無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者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考槃按

經曰實者瀉之柴胡本經氣味苦平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功能

生薑宣胃大棗悅脾使胃氣通而清陽上升脾氣運而濁陰下降則滿自消而痛自愈正氣不傷而邪氣已服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方見

尤在涇曰減不足言謂雖減而不足云減所以形其滿之至也故宜大下以上三

方雖緩急不同而攻泄則一所謂中滿者瀉之於內也

金鑑曰腹滿時減時滿虛滿也腹滿常常而滿實滿也腹滿不減減不足言謂腹

滿不減。雖減不過稍減。不足言減也。虛滿當溫。實滿當下。故宜大承氣湯下之。
唐谷川曰。時減是一二時。或二三時。腹已不滿。空空然也。故責其虛。此減不足言。
是微微輕減。而腹中仍實。並無一時之空空然也。故責其實。而當下之。宜大承氣
湯。與時減迥然不同。

考案按滿則宜泄。故宜承氣。
傷寒論原文。復見五。

大建中湯主之。
心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

徐忠可曰。此以下皆治寒痛之法也。謂心胸中本陽氣治事。今有大寒。與正氣相
阻。則痛。正氣欲降。而陰寒上逆。則嘔。胃陽為寒所痺。則不能飲食。更腹中亦寒氣
浮於皮膚。而現假熱之色。乃上下俱痛。而手不可近。此寒氣挾虛滿於上下內外。
故以乾薑人參合飴糖。以建立中氣。而以椒性下達者。並溫起下焦之陽。為溫中
主方。

周禹載曰。上中二焦。所以受寒邪者。皆由於中氣素虛也。虛則陽氣不布。而所積
者為寒飲。所衝者為寒氣。所顯者有影無形。為寒痛。故取辛熱之品。以散其邪。甘
溫之味。以培其土。則中州已圯而復立矣。故名曰大建中。

尤在涇曰。心腹寒痛。嘔不能食者。陰寒氣盛。而中土無權也。上衝皮起。出見有頭

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陰凝成象。腹中蟲物乘之而動也。是宜大建中藏之陽。以勝上逆之陰。故以蜀椒乾薑溫胃下蟲。人參飴糖安中益氣也。

金鑑曰。心胸中大寒痛。謂腹中上連心胸大痛也。而名大寒痛者。以有厥逆脈伏等。大寒證之意也。嘔逆不能飲食者。是寒甚拒格於中也。上衝皮起。出見頭足者。是寒甚拒堅於外也。上下痛不可近觸。是內而藏府。外而經絡。痛之甚。亦由寒之甚也。蜀椒乾薑大散寒邪。人參膠飴大建中虛。服後溫覆。令有微汗。則寒去而痛止。此治心胸中寒之法也。

黃坤載曰。心胸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者。土火俱敗。寒水上凌。胃氣奔逆。不能下降也。腹中寒氣。上衝皮起。頭足出見。上下走痛。而不可觸近者。風木與寒水合邪。肆行無畏。排擊衝突。勢不可當也。膠飴人參培土而建中。乾薑蜀椒補火而溫寒也。林禮豐曰。胸為陽氣出入之位。心胸中大寒者。胸中之陽不宣。陰寒之氣從下而上也。痛者陰寒結聚也。嘔者陰寒犯胃也。不能食。腹中滿。陰寒犯脾也。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者。陰寒橫逆於中也。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是寒從中徹上徹下。充於胸腹之間。無分界限。陽光幾乎絕滅矣。扼要以圖。其權在於奠安中土。中焦之陽四布。上下可以交泰無虞。故主以大建中湯。方中重用乾薑溫中土之寒。人參飴糖建中焦之氣。佐以椒性純陽下達。鎮陰邪之逆。助乾薑以振中土之陽。服後

一炊頃飲粥者亦溫養中焦之氣以行藥力也

唐容川曰上節方言腹滿者當下此節便舉腹滿者當溫一是大熱一是大寒對舉以為衡而後能於同中辨異也謹按此篇節節皆是對勘之文故必有風冷一節方言不可下而厚朴七物湯一節即以當下者較之纔用七物湯下之旋即出附子粳米湯之證又以為當溫蓋同是腹滿而飲食如故則當下飲食嘔吐則又當溫痛而雷鳴嘔吐則當溫痛而閉實則又當下故下文又出三物大柴胡大承氣證以比較之數方主下者皆以其腹滿然而腹滿又有大寒之證其滿更甚似乎可下而痛嘔不食與閉實能食者有別又當大溫宜用大建中節節對勘層層駁辨學者知此乃可以讀仲景之書

大建中湯方

蜀椒

二合炒
去汗

乾薑

四兩
人參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一作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再服當一日食糜粥溫覆之

魏念庭曰主以蜀椒佐以乾薑使人參實寒之治理昭然除溫補之法更無除寒泄實之別法更且食糜溫覆極盡其內外扶陽益正之意則溫中正所以除寒而補氣正所以泄脹也以視悞下而虛者益虛寒者益寒工拙何等乎

汪訥菴曰。蜀椒辛熱入肺散寒。入脾暖胃。入腎命補火。乾薑辛熱通心助陽。逐冷散逆。人參甘溫大補脾肺之氣。飴糖甘能補土。緩可和中。蓋人之一身。以中氣為主。用辛辣甘熱之藥。溫健其中。藏以大祛下焦之陰。而復其上焦之陽也。原按俗云。論痛無補。

法。此證至於不可觸近。痛亦甚矣。仲景乃獨用人參。飴糖大補之藥。將以伸景為信。與抑以使人為然。與。

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吳謙曰。偏痛之偏字。當是滿字。宜改之。

徐忠可曰。比較前條同是寒。但偏痛為實邪。况脈緊弦。雖發熱。其內則寒。正內經所謂感於寒者。皆為熱病也。但內寒多。故以溫藥下之。附子細辛與大黃合用。並行而不悖。此即傷寒論大黃附子瀉心湯之法也。

周禹載曰。此寒邪之在中下二焦也。脇下屬厥陰之部分。於此偏痛。必有所積。積而至於發熱。其為實可知也。乃視其脈不滑數而緊弦。洵為陰象。果是陰邪結於陰位矣。且緊屬痛。固因寒而痛。弦為實。亦因寒而實。故非下則實不去。非溫則寒不開。然肝腎同一治也。厥陰之實。係少陰之寒。則實苟不大用附子之熱。可獨用大黃之寒乎。入細辛者。通少陰之經氣也。以實寒於內。而逼陽於外也。或裏有寒。表有熱。俱未可定也。仲景於附子瀉心湯中。既用三黃。復用附子。以畏汗出。陽氣之虛在於外也。此大黃附子湯。陰氣之結深於內也。然則痞證用三黃。固正治之法。偏痛用大黃。豈非從治之法乎。合觀之。知有至理存焉矣。

尤在涇曰。脇下偏痛而脈緊弦。陰寒成聚偏着一處。雖有發熱。亦是陽氣被鬱所致。是以非溫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結。故曰宜以溫藥下之。

金鑑曰。腹滿而痛。脾實邪也。脇下滿痛。肝實邪也。發熱若脈數大。胃熱實邪也。今脈緊弦。脾寒實邪也。當以溫藥下之。故以_{大黃}附子湯下其寒實。方中佐_{細辛}者。以散其肝邪。此下肝脾寒實之法也。

唐容川曰。當溫者不可下。當下者不可溫。上數方一寒一熱。反觀互證。所以明其有別也。然又有當溫復當下。當下復當溫者。是又宜溫下並行。不可執着。故特出_{大黃}附子細辛湯之證治。以見溫之與下。或分或合。總隨證為轉移。而不可拘泥也。此是總結上文。皆論腹滿之證。自是以下。乃單論寒疝。須知仲景書。皆是比较法。腹滿寒疝宿食。其腹皆能為痛。恐人誤認。故合為一篇。使人比較而辨其毫釐也。至三證之中。又各有別節。節互較。又各分三段。使人區別而知其門類也。節節皆蟬聯。筆筆皆羅紋。通其文法。而後知其義例之精。

大黃附子湯方

大黃

兩三

附子

枚三

細辛

兩二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祛分溫三服。若強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考槃按痛者為痺非下不去。寒者非溫不已。故既主大黃之苦然。又必以附子細辛之辛熱為臣使也。一方而寒熱合用。溫下兼施。各奏其能。並行不悖者。非仲景其孰能之。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吳謙曰。此條之文之方。必有蘭脫。難以為後世法。不釋。

徐忠可曰。此即傷寒論直中之類也。胸腹無所苦。而止厥逆。蓋四肢乃陽氣所起。寒氣格之。故陽氣不順接而厥。陰氣衝滿而逆。故以烏頭細辛伐內寒。苓半以下其逆上之氣。真朱為色者。寒則氣浮。故重以鎮之。且以護其心也。

周禹載曰。寒氣厥逆。下傳於上。明係君火既衰。而腎家之真陽亦不足。故上逆者。兼有水汎以凌君火之意。為害不淺。况陰寒僭乘。濁流為患。於是以大熱大猛之力。始有補天浴日之量。兼用攝水氣。通陽氣。散陰氣。而不能後也。然猶恐寒逆特甚。復以硃砂之赤色者。可以鎮君火。性重者。可以墜濁陰。名曰赤丸。殆畏水寒之侮火也。

尤在涇曰。寒氣厥逆。陰寒之氣。厥而上逆也。茯苓半夏降其逆。烏頭細辛散其寒。真朱體重色赤。以破陰去逆也。

黃坤載曰。寒氣厥逆。寒氣在內。手足厥冷也。四肢秉氣於脾胃。寒水侮土。四肢失秉。是以厥逆。寒水上凌。心火漸貼。是宜泄寒水而護心君。茯苓烏泄水而驅寒淫。辛夏降濁而下衝氣。真朱保護心君而止疼痛也。

唐容川曰。此承上起下。言腹滿而寒氣厥逆者為大寒證。與寒疝已相似矣。故主赤丸。此下即蟬聯寒疝。與上節各證有移步換形之別。

赤丸方

茯苓兩四 半夏兩四 烏頭兩二 細辛兩一

右四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魏念庭曰。方用茯苓半夏為君。意在燥土益胃以安逆氣也。佐以烏頭細辛。以辛溫之性。行實寒之積。而欲上衝者。更飲酒以助其溫和流行之力。是以溫藥行氣除寒補胃制逆。於方見脹滿之始。凡厥氣在下欲動。寒氣逆上已見者。俱早用為匡救也。又豈必脹病既成而後求此和平之劑乎。

陳靈石曰。寒起而至厥逆。陰邪盛也。方中烏頭細辛以溫散獨盛之寒。茯苓半夏以降泄其逆上之氣。人所共知也。而以硃砂為色。其玄妙不可明言。蓋以此品具天地純陽之正色。陽能勝陰。正能勝邪。且以鎮寒氣之浮而保護心主。心主之令行。則逆者亦感化而效順矣。

腹滿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寒疝繞臍痛。若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滿一作痛。白津一作自汗。陳靈石曰。白津者。汗液不

或末腫時泄精滿精大便下如白痰若豬脂狀俱名白津唐容川曰白津出三字闕以待考○吳謙曰此條脈重出下條有證無脈其脈沉緊者五字當在下條裏急之下然脈沉而緊是急之甚當屬寒症之輕者直移之

喻嘉言曰由內經心疝之名推之凡腹中結痛之處皆可言疝不獨牽丸間為疝矣然寒疝繞臍痛其脈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邪即胃中之陰邪正即胃中之陽氣也論胃中水穀之精氣與水穀之悍氣皆正氣也今寒入營中與衛相搏則營即為邪衛即為正矣繞臍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陽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溫合蜜之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勢俾衛中陽旺營中之邪自不能留亦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徐忠可曰此寒疝之總脈證也其初亦止腹痛而脈獨弦緊弦則表中之衛氣不行而惡寒緊則寒氣痺胃而不欲食因而風冷注臍邪正相搏而遶臍痛是衛外之陽胃中之陽下焦之陽皆為寒所痺因寒臍痛故曰疝至發而白津出寒重故冷涎也手足厥冷厥逆也其脈沉緊是寒已直入於內也故以烏頭一味合蜜頓服之此攻寒峻烈之劑即後人所謂霹靂散也

周禹載曰寒入既深則陽氣悶而為痛陰氣內凝無沖和之度使衛外者不固而不耐寒中藏者既虛而不欲食於是邪正兩不服搏結於臍之偏旁而為疝也所積既久有所觸動即復發作然必自汗者何也傷寒中衛則不能有汗謂邪自外

入蔽其氣也。若寒之在腹者，則自不令陽固乎外矣。又必手足厥冷者何也？寒邪中陰，則必至於厥逆。謂陰氣內深，過其陽也。況痛並繞臍，則脾屬四肢，而真陽大衰矣。非用大熱大力，何以建驅除之功？於是思天下之熱且猛雄者，莫過烏頭，更非多用不可也。佐以蜜者，熱則必燥，益之以潤也。

魏念庭曰：寒疝者，亦氣病也。與腹滿同為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之證，而結聚之處不一。經所謂胸脇腹裏各有畔界也。上而為胸痺為心痛，下而為腹滿為寒疝。異病而同源者也。故仲景言寒疝，即於腹痛病中明之。如其人腹或滿痛，不滿但痛，診之脈弦而緊者，寒氣久聚於下。正陽久弱於中也。蓋腹痛而見浮數等脈，猶有挾熱之理。腹痛而得弦緊之脈，必為因寒之候也。乃仲景申明弦緊之故，曰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弦浮取之而得，亦緊脈也。而在浮則為弦，浮取得此，知有外感之寒邪，與內寒相雜，故衛氣為寒束鬱而滯阻不行矣。凡人一身之氣，無論在表在裏，皆以衛氣之行為行。日有常度，不遲不速。熱則病於行速，寒則病於行遲。今言衛氣不行，非不行也。行遲之故也。衛氣行遲，在表之氣固有阻碍，在裏之氣能無格滯乎？此氣之所以因外寒而結聚也。於沉取而得緊，緊與弦無二。在沉得之，則為緊沉屬裏。緊為寒，腹裏寒盛見於脈，則胃陽不治，而脾土亦失溫燥之令。飲食何由得速為腐化而易飢思食乎？此又平素陽虛陰盛積寒在裏。

以召外寒。夾雜於表裏而為患者也。表裏之寒邪既盛。而正陽與之相搏。寒邪從下起。結聚於至陰之分。而寒疝成矣。寒疝既成。伏於少腹。遠臍痛苦。發止有時。發則白津出。津似汗而非汗也。此汗本下部虛寒。陰邪逼迫外越。故以白津二字形容之。理至微也。及陰寒積久而發。四肢厥冷。脈得沉緊。何非寒厥之氣為患也。取烏頭辛熱逐寒邪。開陰閉。專用建功。單刀直入。竟趨虎穴。此取效之最遲捷者也。惟恐燥烈傷陰。故於服法又分弱強人。並申一日不可再服之戒也。

尤在涇曰。弦緊脈皆陰也。而弦之陰從内生。緊之陰從外得。弦則衛氣不行而惡寒者。陰出而痺。其外之陽也。緊則不欲食者。陰入而痺。其胃之陽也。衛陽與胃陽並衰。而外寒與內寒交盛。由是陰反無畏而上衝。陽反不治而下伏。所謂邪正相搏。即為寒疝者也。繞臍痛。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皆寒疝之的證。大烏頭煎。大辛大熱。為復陽散陰之峻劑。故云一日不可再服。

黃坤載曰。腹痛脈弦而緊者。肝脈弦。腎脈緊。寒水風木之邪合而賊土。是以腹痛。弦則木鬱陽陷。陰乘陽位。外束衛氣。故衛氣不行。陽鬱不達。是以惡寒。緊則寒水侮土。胃氣上逆。故不欲食。清陽下陷。不能透圍而出。木氣幽淪。水墜寒水之中。即為寒疝。疝瘕同類。皆腎肝陰邪所凝結也。寒疝之病。水木合邪。以侵土位。常苦繞臍疼痛。若發則木氣疎泄。腎精不藏。漫出白液。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水寒而木

鬱也。蜂蜜緩急迫而潤風木。烏頭泄溼淫而溫寒水也。

大烏頭前方

烏頭大者五枚。去皮不切。

右以水三升者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張路玉曰：烏頭恐其烈性迅發。故用蜜煎使之留戀。以緩破結之力。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吳謙曰：裏急之下。當有上條其脈沉緊四字。

徐忠可曰：寒疝至腹痛。脇亦痛。是腹脇皆寒氣作主。無復界限。更加裏急。是內之

營血不足。致陰氣不相榮而斂急不舒。故以當歸羊肉兼補兼溫。而以生薑宣散

其寒。然不用參而用羊肉。所謂形不足者。補之以味也。

李文曰：疝屬肝病。肝藏血。其筋布脇肋。腹脇并痛者。氣血寒而凝滯也。當歸通經

活血。生薑溫中散寒。裏急者內虛也。用羊肉補之內經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

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

沈明宗曰：此連衝脈為疝。治當溫補也。肝木受邪乘脾則腹中痛。本經之氣不舒。

故脇亦連痛。及衝脈則裏急矣。所以當歸補養衝任而散風寒。羊肉溫補營衛之

氣。脾邪散而痛自止矣。

尤在涇曰。此治寒多而血虛者之法。血虛則脈不營。寒多則脈絀急。故腹脇痛而裏急也。當歸生薑溫血散寒。羊肉補虛益血也。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

當歸_三 生薑_五 羊肉_{一斤} 氣味甘溫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_{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陳靈石曰。方中當歸行血分之滯而定痛。生薑宣氣分之滯而定痛。亦人所共曉也。妙在羊肉之多。羊肉為氣血有情之物。氣味腥羶濃厚。入咽之後。即與濁陰混為一家。旋而得當歸之活血。而血中之滯通。生薑之利氣。而氣中之滯通。通則不痛。而寒氣無有潛藏之地。所謂先誘之而後攻之者是也。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徐忠可曰。起於寒疝腹痛而至逆冷。手足不仁。則陽氣大痺。加以身疼痛。營衛俱不和。更灸刺諸藥不能治。是或攻其內。或攻其外。邪氣牽制不服。故以烏頭攻寒為主。而合桂枝全湯以和營衛。所謂七分治裏。三分治表也。如醉狀則營衛得溫而氣勝。故曰知得吐則陰邪不為陽所容。故上出而為中病。

魏念庭曰。腹中痛逆冷。內寒也。手足不仁。若身疼痛。外寒也。灸刺外治其寒而遺其內。諸藥內治其寒而遺其外。此所以俱不能治之抵當也。仲景為立表裏兼治。

一了百當之法。為烏頭桂枝湯。方以烏頭溫中。勝寒治內。以桂枝湯升陽驅邪治外。服之不知者漸加。知者如醉狀。陽氣得升。必發越而上。仲景言得吐為中病。吐亦發散陰邪之法也。使極下極寒之邪。得以高越而吐之。時身必微汗出。陽達而陰寒立散矣。所以不用發汗者。正恐內外陰寒。更發汗以亡其陽。必致大悞也。尤在涇曰。腹中痛逆冷。陽絕於裏也。手足不仁。或身疼痛。陽痺於外也。此為寒邪兼傷表裏。故當表裏並治。烏頭溫裏。桂枝解外也。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五枚
本三枚

右以蜜二升。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解之一

周禹載曰。寒氣非烏頭不治。此則全以蜜熬。熬成即膏矣。乃復以桂枝湯解之者。

正以桂枝主手足也。况味甘正以扶脾。蜜與桂合。又得建中之意。歟。以逆冷不仁

身痛。及諸治不效者。似皆中州之憊為之也。

張路玉曰。烏頭煎治寒疝。其力專矣。設見手足不仁。一身盡痛。又為木鬱風生。風

淫末疾。肝風內動之象。故以烏頭煎解桂枝湯中。使內風仍從內散。即有外風亦

不出是方之神妙也。

金鑑曰。以桂枝湯五合解之者。溶化也。令得一升。謂以烏頭所煎之蜜五合。加桂枝湯五合。溶化令得一升也。不知不效也。又不知又不效也。其知者已效也。如醉

狀外寒。方散得吐者。內寒已伸。故為中病也。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

緊。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吳謙曰。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十九字。當是衍文。宜刪之。當下其寒。四

字。當在必心下堅之下。文義始屬。當移之。

徐忠可曰。此言弦緊為寒。主脈然有數而緊。與大而緊。俱是陽中有陰。皆當下

其寒。故以此總結寒症之脈之變。謂緊本寒脈。數而緊。緊不離於弦。但如弓弦按

之不移。因其緊而有絢急之狀也。如弓弦七字。註緊脈甚切。故下即言數弦不復

言緊。謂弦即緊也。然雖數。陰在陽中。故曰當下其寒。若緊大而遲。大為陽脈。挾緊

且遲。則中寒為甚。而痞結。故曰必心下堅。即所謂心下堅大如盤之類。若單大而

緊。此明係陽包陰。故曰陽中有陰。可下之。即前大黃附子湯下之是也。

魏念庭曰。數者熱也。緊者寒也。此寒熱雜合而成之病也。乃其緊之狀。有如弓弦

者。按之至於不移。則寒邪在內。固格閉阻已甚。非開破之不足。以令正氣得行。而

正陽得達也。則此脈得之於寒症。亦有可下之機矣。然徒為緊如弓弦者。未定可

下也。必兼見數。知為寒熱雜合。法當宣通。言當下其寒。而熱不待言矣。此寒症病

下也。必兼見數。知為寒熱雜合。法當宣通。言當下其寒。而熱不待言矣。此寒症病

中可下之診也。再有脈緊大而遲者，仲景言其必心下堅，蓋緊者寒也，大者即滑也。滑為數之甚者，而又往來有力者也。即前條脈數而緊之別見者也。然不惟緊而大也，而且兼見遲，是三脈合為一診也。必緊大於浮中取而遲，又在沉取之也。是緊為寒，大為熱，寒熱雜合於中部，而遲為寒厥之氣，獨積於下部也。此所以其人下有寒疝，而心下又見堅實痞塞之證也。心下既堅，知為寒熱雜合之邪，則雖有寒疝在下，沉取而見遲脈，亦在可下之列矣。仲景又為明浮中兩取得脈大而緊之旨曰：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心下陽分也有寒邪痞塞於中，即按之鞕痛，如傷寒論中痞證也。此為陽分之中有陰寒之邪，必當下其寒邪，而陽分始清也。以此觀之，則前言脈數而緊弦狀如弓弦，亦必在浮中二部診之，而見其沉取亦必遲而緊也明矣。仲景於此證言當下其寒，正因寒雜於中部之熱，乃寒厥之氣上逆所成，下其寒邪，而中部之陽分得治，而所摻攪結團之熱亦皆開散，非由上作汗而外越，即由下二便而泄矣。

尤在涇曰：脈數為陽，緊弦為陰。陰陽參見，是寒熱交至也。然就寒疝言，則數反從弦，故其數為陰，凝於陽之數，非陽氣生熱之數矣。如就風癰言，則弦反從數，故其弦為風從熱發之弦，而非陰氣生寒之弦者，與此適相發明也。故曰：脈數弦者，當下其寒；緊而遲大，而緊亦然。大雖陽脈，不得為熱，正以形其陰之實也。故曰：陽中

有陰可下之。

黃坤載曰。其脈數而兼緊。此乃弦脈。其脈如弓弦。鞭直。按之不能移動。是中氣虛寒。木邪尅土之診。脈數弦者。寒氣凝滯。當以溫藥下其積寒。脈緊大而遲者。濁陰上逆。必心下痞堅。以足少陽之脈下胸貫膈。胃氣上逆。壅破膽經降路。甲木逼迫。胃口結滯。故心下堅硬。緊大而遲。則心下之堅。全是陰邪結聚。緣陽位一虛。則陰邪乘虛而上。奏非衝塞於胸膈。即痞結於心下也。凡脈大而緊者。是為陽中有陰。可以溫藥下之。傷寒脈法。緊則為寒。內外之寒。皆令脈緊。外緊而內大者。陰盛而外束也。陽為陰束。鼓宕不能外發。故內大而外緊。內緊而外大者。陰盛而內隔也。陽為陰隔。浮動不能內交。故外大而內緊。積陰內凝。非下不去。是以可下。下宜溫藥。大黃附子湯。是其法也。

○唐容川曰。此節脈證。頗不易知。當以脈數而緊為一句。乃弦狀為一句。言脈數與緊相合。乃弦狀也。如弓弦按之不移是矣。此雖似緊。而實則弦脈也。弦數并見。火中伏寒。是為假熱真寒。當下其寒為是。又有脈象緊與大相合。即弦脈也。而又帶遲。則為弦遲。弦主肝寒。溼而遲。則心中之火不足。心主血脈。西洋醫言血之出入。起落不休。而脈應以動。今心火衰而血之出入難。則脈遲。故主心下堅。心氣不宣也。若脈不遲。而但見大與緊。是肝弦之證。陽中有陰。仍可下。其寒仲景以數與緊。

合大與緊合。寫出弦象。脈法會通處也。死守脈訣者不知。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成無己曰：寸以候外，尺以候內，浮以候表，沉以候裏。寸口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者，胃有宿食，裏氣不和也。與大承氣湯以下宿食。

徐忠可曰：凡人不問表病裏病，宿食之化不化，因乎其人之胃氣。不必凡病盡有宿食，然而有者，須別而治之。謂有形之邪不去，則無形之邪不能化耳。如寸口主

陽，浮大陽脈也，非必主宿食。然穀氣壅而盛，亦能為浮大。但飲食不節，則陰受之。陰受之則血先傷，故按之反濇。然濇脈不專主宿食，知其宿食，濇在浮大中也。尺

中尤陰之所主，陰生於陽，血中之陰，既為食傷，且中焦食阻，氣不宣通，而下失化源之生，故亦微而濇。邪屬有形，故宜大承氣峻逐之。

濇者滯象，故主宿食。徐註以血先傷，未知仲景脈法也。

魏念庭曰：宿食者，食物病也。飲食入胃，精輸於藏府，氣行於營衛，何有於病？病者胃陽虛，脾氣弱，藏府表裏之間，一腐化遲滯，一斡旋疎慢，而食物遂停蓄積聚為

患，故食物本以養人，而且可以病人也。再者復有恣意飲啜，漫無節制，生冷肥甘，一切有害脾胃之物，用之惟恐不及，令胃中晝夜常時凝結痞塞，中和之氣不能

流通津液之生不足調治於是輸於脾者亦少正氣其脾家非太燥而傷陰即太
溼而傷陽轉運之職亦不能自效矣。是又因食而致病因病而愈積食皆宿食病
之所由成也。仲景序之腹滿寒疝之後者見胃陽為腐化水穀之司不可使少有
衰敗以致後天之生意不滋脾胃為脹滿水腫之根不可使少有停滯以致積聚
日深莫救。洵有深戒於口腹之慾也。乃設為問答以明之。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
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寸口候上胃有
結聚則氣上衝為浮為大因其內傷而非外感也。故浮而不緩不緊乃大而反濇
濇者積聚之物使胃氣不能通流故脈應之也。然浮大必浮取之濇必中取之也。
且言寸言尺不言關脈知浮大在寸口濇必見於關部也。再候其尺亦微而濇尺
中微命門火冷也。火冷則土冷此宿食之由停也。亦見濇是三部俱帶濇象而積
聚之顯然可窺者也。師遂為立法以示以大承氣湯主之。食物為有形之實邪雖
胃氣虛寒命門火冷亦當從標治也。此蓋就脈濇而識其痞塞墜閉一以宣通為
正治而不復疑畏也。

尤在涇曰寸口脈浮大者穀氣多也。穀多不能益脾而反傷脾按之脈反濇者脾
傷而滯血氣為之不利也。尺中亦微而濇者中氣阻滯而水穀之精氣不能逮下
也是因宿食為病宜大承氣以下宿食。

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徐忠可曰。數滑為陽脈。尤滑為內實。此非穀氣有餘而何。

周禹戴曰。數為在腑。食積於胃而為熱。故顯數。遂使各部顯有餘之象。乃兼滑。苟不急下。其為熱耗津液何限乎。

尤在涇曰。脈數而滑與浮大同。蓋皆有餘之象。為穀氣之實也。實則可下。故宜大承氣。

陳脩園曰。上言微瀯為宿食。茲何以又言數滑為宿食乎。而不知因宿食而受傷。則為微瀯。若宿食之本脈。則為滑數。新舊雖殊。病源則一。故亦宜承氣。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隱庵曰。胃為水穀之海。大腸為傳道之官。食已而便。便已而食。今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在胃中故也。亦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徐忠可曰。下利胃不和也。更不欲食。豈非傷食惡食而何。故不必察脈而知宿食。宜大承氣湯。

周禹戴曰。不欲食。言傷食惡食也。脾土受傷。不能健運。豈能去故而新是謀乎。蓋言受病未幾。而利數旁流。雖下利而積聚未消也。苟久利之後。中州敗壞。致不能食者。即欲溫補。尚恐難救。豈可反用承氣。讀者當於下利不欲食。白著眼。始知下。

利為宿食不欲食亦止因宿食也

沈明宗曰。此傷食而致下利也。驟傷宿食停滯胃中。壅遏升降之機不轉。腸中水穀不分而下奔則利。宿食在胃故不欲食。必當攻去宿食利得止而欲食。故宜大承氣湯。

尤在涇曰。穀多則傷脾而水穀不分。穀多則傷胃而惡聞食臭。故下利不欲食者。知其有宿食當下也。夫脾胃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氣。不可或止者也。穀止則化絕。氣止則機息。化絕機息。人事不其頓乎。故必大承氣速去其停穀。穀去則氣行。氣行則化續而生以全矣。若徒事消劑。將宿食未去而生氣已消。豈徒無益而已哉。

宿食在上腕當吐之宜瓜蒂散

成無己曰。宿食在中下腕者則宜下。宿食在上腕則當吐。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張隱庵曰。胃為水穀之海。有上腕中腕下腕之分。上腕主納。中腕主化。今食在上腕不得腐化。故成宿食當吐之。

周禹戴曰。食既云宿。決非上腕。既非上腕。何以用吐。今言上腕。又言宿食。則必有痰載物。不使得下。則為喘為滿。不能具見。故一吐而痰與食俱出矣。

金鑑曰。胃有三脘。宿食在上脘者。膈間痛而吐。可吐不可下也。在中脘者。心下痛而吐。或痛不吐。可吐可下也。在下脘者。臍下痛而不吐。不可吐可下也。今食在上脘。故當以瓜蒂散吐之也。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 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

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香豉一本作七合。煮取汁。

汪訥庵曰。胸中痰食。與虛煩者不同。越以瓜蒂之苦涌。以赤小豆之酸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則木得舒暢。天地交而萬物通矣。

金鑑曰。瓜蒂味苦。赤豆味酸。相須相益。能除胸胃實邪。為吐劑中第一品也。而佐香豉粥汁合服者。藉穀氣以保胃氣也。服之不吐。少少加服。得快吐而即止者。恐傷胃中元氣也。此方奏功之捷。勝於汗下。所以三法鼎立。今人置之不用。可勝惜哉。

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

徐忠可曰。脈緊主寒。如轉索亦可謂緊之狀。然如轉索無常。是轉之甚。類於滑矣。故曰宿食也。但不浮大而緊。其為無表可知。其所傷之為寒。飲食亦可知矣。

周禹載曰。緊至於轉索無常。此胃氣垂絕之象。亦已危矣。又或停滯冷物。遂令胃氣不復發越耳。

魏念庭曰。脈緊者。外感風寒之邪也。緊而如轉索。內傷宿食也。蓋必得取得緊。知其外感中取得如轉索。所以知其有宿食也。又必有表裏兼治之道矣。

尤在涇曰。脈緊如轉索無常者。緊中兼有滑象。不似風寒外感之緊。為緊而帶弦也。故寒氣所束者。緊而不移。食氣所發者。乍緊乍滑。如以指轉索之狀。故曰無常。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徐忠可曰。脈緊頭痛風寒。此不可以驗宿食。謂人身有表邪。其上焦之陽。必不能如平人之運化無常。故人病表。凡三日即不能食。乃表邪既盛。胃陽不運。則宿食必有不化。故曰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尤在涇曰。脈緊頭痛風寒者。非既有宿食。而又感風寒也。謂宿食不化。鬱滯之氣上為頭痛。有如風寒之狀。而實為食積類傷寒也。仲景恐人誤以為外感而發其汗。故舉以示人曰。腹中有宿食不化。意亦遠矣。陳備園曰。此以緊脈論宿食。是診脈之最元妙。而難言也。尤註得旨。